

60

T2511/121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函史下編卷之十四上

明旰郡鄧元錫著

禮儀志上

記禮者有言。大哉聖人之道。洋洋美德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太史公曰。嗚呼。此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以作儀。其所繇來尚矣。天地具神明之德。陽垂日星。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月生。故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而性命各正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而物則有定矣。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躋。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交盪。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故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群物皆別。故禮殊事而合敬。百物皆化。故樂異文而合愛。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明於天地之性。而後能制禮樂也。蓋昔者大道之行。天下爲公。

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謂之大同。而至禮原此矣。大道旣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於是乎大人者作。閑之世。及以爲紀。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美。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故謀由此寢。而兵由此弭。禹湯文武。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

以著其義。以考其信。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繇。此者。雖其在勢者。與衆去之。以爲是衆之所殃也。爾。此夏殷周之所以康也。而去帝者之世。則遠矣。故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而大同。湯放桀。武伐紂。而小康。時也。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饗帝于郊。順也。故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備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咸在左右。而王中心無爲。守至正也。故

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

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蓋言

順也。

謂順其自然。

禮也者。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

設之不當。猶不備也。故禮者。人之大端。所以固人飢膚之會。筋骸之束。而持其心者也。人體便安逸。爲之大路。越席。以養其體。目好五色。爲之黼黻文章。以養其目。耳悅五聲。爲之和鸞舞象。采齊肆夏。以養其耳。口甘五味。爲之庶羞調劑。養陽養陰。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爲之琢磨圭璧。禮義文理。以養其意。依以作儀。

而皆以防其淫泆。救其彫敝。故耳目手足百骸五體者。形也。足容重。手容恭。口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目以定體。足以從之。目以處義。足以步目。皆心以攝其形而踐性也。禮之善物也。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恭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故朝聘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罍祭之禮。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

序也。婚姻之禮。所以辯男女之別也。故禮之已亂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敗。故昏媾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罍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倍畔侵陵之患作矣。故禮之爲教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夫禮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禮義禮之文也。其受和。白。受采。苟無其質。禮不虛行。君臣上下父子兄弟。

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撝節退讓以明禮。故禮也者。體也。體也者。理也。理體物而不違。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知有禮。以不過乎物。其善物也。故郊疇于天子。社至乎諸侯。函及士大夫。所以辯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鉅者鉅。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特牲而祭者。不得立宗廟。所以辯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益言稱也。器祭之用。賓客之交。羔豚而

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惟其稱也。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蓋言稱也。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察物而不繇禮。弗之得矣。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禮也者。物之致也。大饗上玄酒。俎上腥魚。先大羹。貴飲食之本也。饗尚玄尊。而用薄酒。食先黍稷。而飯稻粱。祭濟先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是謂大隆。故尊之上玄尊也。俎之上腥魚也。豆之上太羹一也。利

爵弗啐也。成事俎弗嘗也。三侑之弗食也。大昏之未  
廢齊也。大廟之未內尸也。始絕之未小歛也。一也。大  
路之素幬也。郊之麻冕。器服之先散麻。一也。三年哭  
之不反也。清廟之歌。一唱而三嘆。縣一鐘尚拊膈。朱  
絃而通越。一也。凡禮始乎脫。略也。成乎文。終乎稅。故至  
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極復情以歸太一。天  
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  
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爲下則順。以爲上則  
明。張栻曰。禮器中時順宜稱四字。各有所指。此編更  
不拘泥。雜引各書。自成一片精論。其於四字。或點  
綴在尾。或點綴在腰。或點綴一字。或連綴數字。其大  
段落。或濶或狹。或半濶半狹。變化圓融。莫知端倪。大

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爲極。而天下莫之能益損也。  
本末相順。終始相應。至文有以辯。至察有以說。天下  
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故禮之貌  
誠深矣。望白異同之察。入焉而溺。其貌誠大矣。擅作  
典制。褊陋之說。入焉而望。其貌誠高矣。暴慢恣睢。輕  
俗爲高之屬。入焉而墜。故繩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  
衡誠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則不可欺以方  
圓。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僞。故繩者直之至也。衡  
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圓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  
然而不法。法禮繇禮者。謂之無方之民。法禮繇禮。謂

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焉。聖矣。天者。高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文貌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禮之殺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廣驚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中焉。旁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故高者。禮之崇也。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明者。禮之盡也。夫禮本於大乙。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其宣曰

天也。太上貴德。於為禮尚矣。自伏羲立媒妁。用儷皮以聘親。成男女。而嘉禮萌芽。炎帝播種。教民播黍。捭豚。汗尊。抔飲。簣桴。土鼓。致其敬於鬼神。而祀禮助。有黃帝建六軍。與蚩尤戰于涿鹿。而軍禮興。制裳衣。與九牧倡教。而賓禮作。及其死也。升屋而號。曰臯其德。悼畧其親。而野委。將且為蠅蚋狐狸食也。反藁裡揜之。而畧禮生。則知禮也者。情性之自然。豈有強哉。至於唐虞。類帝禋宗。望秩徧羣神。而吉禮綦隆。五載一巡狩。輯瑞修禮。羣后四朝。而賓禮昭明。徂征誓師。贊德班師。釐降嬪虞。遏密慕思。而嘉事若凶。軍之禮。莫



禮記卷之十四上  
伯夷以秩宗典禮。和神人上下。命之寅直以清。立三  
禮之本。皐陶陳安民之謨。勅典庸禮。命德討罪。一歸  
其秩。叙章用於天。故承天之道。而彌人之性。禮之大  
宗。百王之所慎守也。成周典在周官。經等在儀禮。曲  
殺在曲禮。爲嘉會極盛。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  
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  
嘉禮親萬民。吉禮十有二。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  
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覲風師雨師。以  
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鬻辜。

祭四方百物。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  
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  
先王。凶禮五。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  
哀禍哉。以贈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賓禮八。春見  
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  
曰同。時聘曰問。殷頌曰視。軍禮五。大師之禮。用衆也。  
大均之禮。恤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  
也。大封之禮。合衆也。嘉禮六。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  
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  
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賑膳之禮。親兄弟之

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天純陽。統元氣焉。氣。臭。陽也。實柴。禋燎。升。臭。陽。凝精于冥漠。以報陽。故以祀禮接焉。祀之言事也。天爲大德。於報祀無窮已也。蓋事天明也。地純陰。統元形焉。血。體陰也。狸沈。鬪辜。貴血陰。順其性之含藏。以報陰。故以祭禮接焉。祭之言至也。察也。地爲至德。祭以致之。蓋事地察也。人得陰陽之交。以生。統元識焉。故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各以其時之物享之。裸用氣。臭。獻用血腥。肆用血。氣之革也。而黍稷專陰陽之和。精凝其陰。氣升其陽。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敬欲其鷄。愛欲其饗。者存勿忘。欲及

於惚恍也。故以饗禮接焉。饗之言鄉。去聲也。鄉之斯饗

之。此三者。先王所以接三才之奧也。周禮。冬日至。祀

天於圜丘。太宰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前期十日。

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天子親戒百官及族人。太史與

群執事。讀禮書而協事。太宰總禮官戒之曰。某日有

事於昊天上帝。各揚其職。不恭復大刑。乃習射於澤

宮。選與於祭者。是日。王致齋於路之寢室。王府共食

玉鬯。人共秬鬯。給淬浴。祀之前日。太宰及執事。眠滌

濯。大宗伯蒞玉鬯。省牲鑊。奉玉齋。詔大號。治其大禮。

小宗伯贊之。大司樂既宿縣。遂以其聲展之。祀之日。

鷄人夜嘑旦。以詔百官。巾車鳴鈴以應之。典路出玉路。贊駕說。王皮弁以聽祭報。小宗伯告時于王。告備于王。王服大裘而冕。戴冕藻十有二旒。玉路錫繁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旂。龍章而設日月。樂奏王夏。王馭玉路。犯軼遂驅之。所過之處。人各於田。昏設燭。不命而聽上。掌次先於圜丘東門外道北。張壇案。設皇邸。王卽次。立於丘東南西面。大司樂乃奏圜鍾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以迎神。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禮神。禮神之玉以蒼璧。其牲及幣如其玉之色。牲用一犢。幣用繒。積柴於丘壇之上。太祝逆牲入。太宰贊王牲事。王親牽牲而殺之。實牲體幣帛于柴而燔之。謂之禋祀。乃掃於丘壇而祭。尸服裘而升尸。說者以爲稷尸也。小宗伯逆盥。大宗伯奉之。小臣沃盥。爵用陶匏。蒲越藁秸以爲席。司徒奉牛牲。大祝執明水火而號。其祝曰。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其風雨。庶物群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維予一人。其敬拜皇天之祐。奏思文。祀后稷。以配天。故郊禋。大祭也。精意以享。精氣氤氳以爲享。不假夫物也。正月之郊。以祈穀。記曰。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元

辰。天子親載耒耜以耕。其詩曰。明昭上帝。迄用康年。  
記曰。啓蟄而郊。郊而始耕。是也。蓋周人之正歲。建子  
月也。迎長于郊。以報饗。其正月。建寅月也。啓蟄而郊。  
以祈穀。正月而郊。郊而東作焉。正歲而郊。郊而受朔  
焉。蓋其重也。季秋。則大饗帝于明堂。宗祀文王以配  
之。詩序有合饗天地之樂。而以昊天有成命當之。是  
也。合地從天饗。分各專饗也。不合不專。不分不尊。判  
合天地之大義。王者父天母地之道也。冬至物之始。  
升中于圜丘。大反始而配以祖。季秋物之成。合饗于  
明堂。大慶成而配以禰。祖人之始。禰人之所自成也。  
其四立日。若長至。則饗五帝于四郊。令先立春三日。  
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  
迎春于東郊。立夏。迎夏氣。亦如之。夏季。迎黃靈。尊土  
德。亦如之。立秋。立冬之日。迎秋氣。冬氣。亦如之。是也。  
天一氣而五運。合之惟一。分之則青黃赤白。與黃靈  
而五。總之則大神示也。仲夏。則大雩。帝用盛樂。孟冬。  
則祈來年于天宗。蓋王祀天。歲十舉。而郊爲尊。若國  
有天裁大故。則旅于上帝。柴旅者類也。倣郊所祀。帝  
之禮而行之。其巡狩所至。則柴燔于上帝。告至焉。非  
典祀。無常數矣。王自立社。曰王社。爲群姓立社。曰大

社。王社在王宮之右。為王宮社報也。王考室於國中。立社於右。地道尚右也。對左宗廟言。右陰也。天子專之。大社在郊。為大地報。與萬姓與之也。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致地示祗物。魁音四時。春祈穀于方社。田祖。夏大禋。冬大蜡。在馬。其詩曰。以社以禘。以御田祖。以祈其雨是也。其王社。王出必告。行反必舍奠。四時必祭。國有大故。天災則禱。事已則祠。大師宜于社。小宗伯祝奉社主以從軍。行必告。戰必禱。師不用命。戮于社。軍還。獻馘焉。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改

號。取法五行。五行。夏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康子曰。太皞氏始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問五神曰。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重為勾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龔工氏之子。曰勾龍。為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為官。生為上公。死為貴神。別稱五祀。不得同帝。康子曰。陶唐有虞。夏后殷周。不得配五帝。意者德不及上古耶。將有限乎。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殖百穀者。衆矣。唯勾龍兼食於社。而稟為稷神。易代奉之。無敢易者。明不可與等。亦德不可與多也。孫宣公曰。歲九祭。皆主於天。至日。圜丘。正月所穀。五時迎氣。孟夏雩。季秋大饗。程子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因民播種。而祈穀。夏恐旱暵。而大雩。秋則明堂。冬則圜丘。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不可一歲不祭天。豈有三年一親郊之理。陳氏曰。祀天南郊之圜丘。地上之丘也。丘。圜而高。以象天。所謂為高。必因丘陵也。祭地於北郊之方丘。澤中之丘也。丘。方而下。以象地。所謂為下。必因川澤也。泰壇。南郊之壇。

也。以之燔柴，泰折北郊之坎也。以瘞埋，言壇則知泰折之爲坎，言折則知泰壇之爲圜。祭祀必於自然之丘，所以致敬。燔瘞必於人，爲之壇折，所以盡文。揚氏曰：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周官祀五帝之禮，有與天同，以極其隆者，有與天異，以致其辯者，皆禮祀也。周禮祀天有言祀昊天上帝，有言上帝，有言五帝，皆服大表，其所同也。兆帝圜丘，兆五帝四郊，其所異也。周禮祀天有言祀昊天上帝，此指統乎天者言之也。大宗伯以禮祀昊天上帝，此指統乎天者言之也。司服言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則五帝異乎昊天上帝也。太宰祀五帝，掌百官之誓戒，祀大神示亦如之，則五帝異乎大神示也。肆師類造上帝，封于大神，則上帝又異乎大神也。掌次大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則上帝異乎五帝也。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則上帝異乎天也。王氏曰：天無心，一陽之生，天心於是而見，故冬至以祭天帝，無形五氣之易，主宰於是而見，故于四孟季夏祭五帝。然因其方氣不同，禮物亦異，非天實有五也。至配以人帝，則以繼天受命，各得其氣之盛者當之，而以其時，神明之佐，世執其功，首從焉。蓋元后者，天之元

子故事，天之禮，一視其祖考，是故冬至之郊，視禘五帝之祀，視時饗，其餘大故大雩大師之類，告禱祠皆與祖廟並舉，一如子孫之事其先王也。後人唯失其爲上天元子之意，若疏遠而不屬，甚有五年一郊者，誤矣。○張樾曰：此言周祀地之禮，中間條目，俱與祀天處相照，而繁簡懸殊，意態各暢。他神示

之祀，春秋迎氣之日，祭于東郊，祀月于西郊，春分朝日，秋夕夕月，仲秋祭靈星於國之東南，靈星者，歲星也。他若司中司命，飆師雨師，畢兆之于郊，而時祀之。其記曰：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中春，晝擊土鼓，吹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中春，天子鮮羔，開冰，若蠶瀆，若方社，若山林川澤之祀，他次祀小祀，各倣

禮郊血地。報陰報陽之禮以行。而降殺其儀。古天子宗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太祖謂始封之君

蓋依古

而來。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此明德盛者。流澤遠之義也。迨七世則去廟而祧。而推其有功德者宗之。其廟不毀。書無逸所稱殷三宗是也。其在周。尊文王爲文世室。武王爲武世室。不迭毀。而後王祧主。各以昭穆叙藏。其爽室中。其四時之饗。春開冰而祠。夏蒐獻禽而禴。秋始殺而嘗。冬閉蟄而烝。其四時祭祀之序。與其禮。宗伯掌之。太宰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如郊。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如郊。太史與

群執事。讀禮書。協事如郊。事親如天也。小宗伯。毛六牲。頒于五官。使典奉之。辯六齋。使六宮之人典奉之。辯六彝。以待果將。辯六尊。以待酌獻。籩人共薦羞之。邊實。鹽人共薦羞之。豆實。醯人共五齊。七菹。凡醢醬之物。鹽人共苦鹽。散鹽。甸師共齎盛。共蕭茅。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帥六宮之人共齎盛。烹人典鼎鑊。以給水火之齊。隸僕掃除糞灑。以待事。祭之前日。大宰及執事。眡滌濯。大宗伯涖鬯。小宗伯省牲。司烜以火燧。取明火於日。以鑿取明水於月。以共明齎。明燭。明水。大樂正宿縣。遂以其聲展之。世婦比其掌次。張旅幕。

張尸次祭之日。鷄人夜嘑旦以詔音百官。巾車鳴鈴以應之。闈人設門燎蹕宮門廟門。酒正共五齊三酒。實八尊。幕人以畫布巾。幕六爨。世婦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肆師表齋盛。告潔展噐陳告備。太史執書以次位序。典路出路。贊駕說脫。王衮冕入立於阼。奏王夏。后副禘入立西序。奏齊夏。大祝逆尸。贊尸禮。尸服衮冕入。奏肆夏。王及於室而不迎。春祠夏禴。裸用鷄彘。鳥彘秋嘗冬烝。裸用犖。彘黃彘。裸圭有瓚。鬱人和鬱鬯以實彘。而濯之。陳之以贊裸。詔裸將之儀。與其節沃。王盥。王執圭瓚以獻尸。尸以裸祭之。啐之。

而奠之。王后以璋瓚亞裸尸。祭之。啐之。奠之如初。是謂果獻。灌用玉鬯。臭陰達於淵泉。而獻始此也。此初獻再

獻王乃袒而迎牲於門。牲入門。奏昭夏。王親牽牲。太

宰贊之。公卿大夫執幣從。大司徒入告於庭曰。博碩

肥腍。王乃麗牲於碑。執鑿刀。啓毛血以授祝。祝入告

幽全。乃殺牲。尸出於室。坐於尸西南面。王在西東面。

太宰乃取牲腍脊。燎之。爐炭入。詔神于室。於是王親

洗肝於鬱鬯而燔之。以墮于土。謂之制祭。言王親制

之以祭也。貴肝。肝。臟之首也。乃升牲首於室中北牖

下。尊首也。谷。體之元也。太宰贊王洗玉爵。西酌犧尊。



醴齊以獻腥。王后薦朝事之籩。堂上歌以夾鐘。堂下應以無射。作大武之樂。王后以玉爵。東酌犧尊之醴。

齊介馬。是謂朝踐。謂詰朝而踐位始行事也。此三獻四獻

於是羹且定矣。大宗伯省饗。諸子正六牲之體。熟其

殺羹。定詔於堂。籩人設饋。食之籩。小宗伯逆盥。祝執

明水火而號。司几筵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

席黼純。席在戶內。西方東面。尸在其北。遷所設於堂

上之饌于前。祝以羊酌奠。奠饌。南迎尸。王入室。即席

舉奠。掌將祭。祝詔王拜。妥尸。尸答拜。祭酒。涉以菁茅

曰縮酒。尸啐之。奠之。乃坐。於是王以玉爵酌象罇。登

齊以獻。后薦饋。食之籩。以玉爵酌象罇。醴齊以獻。是

謂饋食。謂饋而食之。追而養之也。五獻六獻尸食訖。王以

玉爵酌朝踐。獻尊之沈。齊以酌尸。后薦加事之豆。籩

介馬。尸飲七。授祝。祝酌清酒以授尸。尸以酢王。乃設

王酢席於戶內。尸授祭。王祭饌。祭黍稷。嘏假。假福王。

王祭之。啐之以出。量人與鬻人受卒爵而飲之。內宗

薦加籩。醢人薦加豆。酌象罇以獻尸。尸酢后如王。是

謂朝獻。七獻八獻則孝慈之盡也。於是諸侯來助祭者以

玉爵酌昔酒。備卒食之。三獻合九獻而禮成。凡王及

后獻各四。諸侯為賓者一也。尸飲五。王洗。王爵獻公

尸飲七。獻卿。尸飲九。獻大夫士。九獻。王降。冕而搢干。舞大武之樂。以樂尸。九獻之後。為嗣子舉奠。與諸臣進獻。更行三爵。為加爵。用璧散。璧角而旅。酬無算之爵。行。酬事訖。太祝合徹。樂師帥學士而歌雍。尸出。嗣子餞。厥明。更以一牢。繹而祊。繹。明日之祭也。已祭矣。繹。思之不厭。更於廟門外。西堂接尸。曰繹。於廟門外。西室求神。曰祊。其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蓋堂側。塾。曰基也。記曰。於彼乎。於此乎。則繹祊之義也。自天子諸侯禮。闕逸不可考。唐開元。本周禮散。見六官中者。類次之如右。又推大夫士少牢。特牲禮。而上臆天。

子禮宜然云爾。然即少牢特牲禮。互異者觀之。動變不居。以上推天子。其義其數。要有不盡於揣搏窺臆者矣。

王氏曰。祠禴。春夏祭名。禴謂王以圭瓚酌鬱。始求神。后以璋瓚酌亞裸。所謂一獻二獻也。鷄春。

畜。為春祠之爨。朱鳥。夏七宿。為夏禴之爨。皆有舟。謂爨下承盤。以承載名舟。且以沈溺為酒戒也。三獻。王薦腥。四獻。后薦豆。籩。此謂朝踐。曰朝踐。前此求神。至此始行祭事。薦之也。獻。讀為犧。犧尊。為犧牛形。兩之。

者。朝踐。王與后所用之尊也。五獻。王薦熟。六獻。后薦豆。籩。此謂再獻。曰再獻者。對朝踐。王后初獻言。籩人所謂饋食也。象尊。尊為象形。兩之者。饋食。王及后所用之尊也。壘。從缶。瓦器也。祠禴皆有之者。加事後。諸

臣之自酢用之。不敢與王之神靈同尊也。嘗。烝。秋冬祭名。嘗裸。降神之爨。曰羊。畫禾稼。象秋成。烝裸。降神之爨。曰黃目。取冬為黃鐘之宮。以黃金畫日其上。目

者。清明之氣。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皆有舟。與春夏義同。朝踐。王與后用兩著尊。著尊者。著於地。無足。其饋食用兩壺尊。言以壺為尊也。皆有壘。言嘗烝皆

其饋食用兩壺尊。言以壺為尊也。皆有壘。言嘗烝皆

有之亦加事後其殷祭曰禘禘三年而禘禘者合也諸臣之所酢也  
毀廟之主皆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而合食於太祖曰禘也五年而禘禘具如禘又推太祖所自出之帝於太祖之廟而祀之而玄鳥降商履武啓周玄鳥生民閟宮三詩具言之所自出之帝莫可名命之曰感生帝饗焉則報本反始之盡也記不王不禘孔子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視諸掌乎難言之也微通天人徹上下冥性命之精者宜不能與於此矣禘得兼禘禘不得于禘故禘大於禘也國大師旅會同王前期造于祖反皆告至皆有奠它諸獻鯀獻

舍桃嘗麥嘗麻嘗稻嘗黍蓋皆倣時祭儀而損益其

文通典曰王三年器畢禘祭之後禘太祖來年春禘於群廟將禘祭前期十日肆師告期太宰大宗大史帥執事而卜日既卜司隸隸僕修除糞洒其廟祭前夕於太廟南門之外展牲庖人告於太宰既將濯祭器掌次於廟門外之東設王及公卿以下幕次尸次兼設帳百司所供之物皆至廟門外司徒奉牛牲司馬奉羊牲司空奉豕牲廟各一牢司烜氏以火遂取明火於日以鑿取明水於月以加五齊籩人陳四籩之實朝事之籩麩簠白黑形鹽臠鮑魚鱸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榛榛實加籩之實菱芡栗脯羞籩之實糗餌粉食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醢醢昌本糜蕡菁菹鹿蕡茅菹糜蕡饋食之豆其實葵蕘羸醢脾枌蠹醢蜃蜆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醢醢筍菹鴈醢筍菹魚醢羞豆之實醢食糝食醢人共五齊七菹醢醬鹽人共苦鹽散鹽卜史叙昭穆之俎簋酒正共五齊三酒以實八樽司樽爨共俎爨黃燔冪人共畫布巾以冪之烹人共鼎鑊及大羹鉶羹舍人共簋簋甸師氏共盞盛及蕭菜

凡后所陳薦玉盞王敦等物皆九嬪共之獻尸之瑤爵等內宰共之天府陳國之玉鎮大寶器陳於東西序九服內諸侯及夷狄等來助祭所貢方物珍異等皆陳於庭司几筵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司服共先王尸衮冕共先公尸鷩冕凡百司所供之物皆太史較數之及教所當置處王所乘輅雞人呼晨司樂宿懸等一如園丘其日夙興陳酒齊等室中近北陳鬱鬯鬱鬯之南陳明水明水之南室戶之內陳泛齊醴齊盎齊室戶之外堂上陳醴齊而已次堂下陳沈齊沈齊之南陳玄酒玄酒之南陳事酒昔酒清酒於是大宗伯出高祖以下木主守祧出先王先公祧主皆入太祖后稷廟中於室中之與西壁下東面布太祖后稷位尸在東北面太祖之子於席前之北南面為昭次昭之子在南方北面相對為穆以次而東孫與王父並列直至禰其尸各居木主之左凡七尸王服衮冕而入奏王夏后服副禘從王入奏齊夏尸入奏肆夏王乃圭瓚酌竿彝鬱鬯以授尸尸受之灌地祭之以降神乃啐之奠之此為一獻次后以璋瓚酌黃彝之鬱鬯以亞獻尸亦祭之啐之奠之為二獻次奏黃鐘為宮大呂為角大簇

為徵應鐘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韶之舞皆為求神謂之二始以周人尚臭故以鬯臭也次王出迎牲入奏昭夏王親牽牲太宰贊執幣而從乃以牲告庭云博碩肥腍王乃親執鸞刀啓血毛以授祝祝入告神于室幽全之義也乃延太祖尸主坐於室戶外之西南面主在其右亦南面昭在東穆在西相向而坐主各在其右王乃親射牲而殺之以行朝事之禮迺延尸於戶西南面取牲脾膾燎於爐炭洗肝于鬱鬯而膳之以詒神於室又出以墮於主次乃升牲胷于室中置於北墉乃薦腥肉於尸主前謂之朝踐之禮王乃以玉爵酌泛齊以獻尸謂之朝踐之獻為三獻后於是薦朝事之豆邊時堂上以大呂之調歌清廟之詩堂下以黃鐘之調作大武之樂奏大武之時則歌維清及大武之詩獻后稷尸時樂同降神樂章歌思文獻先王先公大司樂云先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樂章則歌天作獻文王尸歌清廟獻武王尸歌執競樂同先王先公后薦之後遂以瑤爵酌著罇之醴齊以亞獻為四獻也於是堂下樂作時王從東階而西酌獻尸后則從西而東酌獻尸至將薦熟時先以所薦之饌設於堂

以告尸主時祝以羊爵酌奠於饌之右此時又取腍  
骨及黍稷炳於薌蒿令臭陽達於牆屋既乃迎尸入  
室各即席祝取向時所奠羊爵將祭之祝乃詔王拜  
尸以安之尸遂坐祭酒啐之奠之於是王又以玉爵  
酌壺罇盞齊以獻尸謂之再獻爲五獻也時后薦饋  
食之豆邊薦訖乃以琕爵酌壺罇醢齊以亞獻爲六  
獻也尸乃食食訖王以玉爵酌朝踐著罇之泛齊以  
酌尸謂之朝獻爲七獻也后乃薦加事豆邊尸飲訖  
授祝祝酌清酒以授尸尸以酢王乃設酢席於戶內  
於是后以琕爵酌壺罇醢齊以獻尸謂之再獻爲八  
獻也太祝乃設饌於廟門外之西室以索祭名爲祊  
既九獻王乃冕而摠于戚率羣臣王在東舞大武樂  
皇尸又皮弁而舞大夏兼作六代之樂遂行加爵爲  
旅酬之始加爵者謂太子及三公之長一人九卿之  
長一人用瑩角酌沈齊各行一加爵然後輝胞翟闔  
等皆有所賜予於來日又祭名爲繹亦謂之祊其禮  
先設饌於廟門外之西室而事尸於堂其祭室之禮  
簡而事尸禮大以孝求神非一處也不知神之所在  
於彼乎於此乎其禘祭血腥爛熟之先後告堂告室  
之差欠腍骨制祭祊室繹堂一如祊祭其神主位鄭

玄禘禘志云大王王季以上遷王祭於后稷之廟其  
坐位與禘祭同文武以下遷王若穆之遷王祭於文  
王之廟文王居室之與東向文王孫成王皆文王之  
東而北面以下穆王直至親盡之祖以次繼而東皆  
北面無昭王其昭遷王祭於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  
之與東面其昭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而南面以下  
昭王亦以次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穆王也其尸  
后稷廟中后稷尸一昭穆尸各一文王廟中文王尸  
一穆尸其一武王廟中武王尸一昭尸  
共一其五齊自醴齊而下四齊而已其記曰天子

祭天地祭四方祭天下名山大川祭五祀歲徧五嶽  
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  
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祀其先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

埋於泰折

折旋之義謂方澤也

祭地也用騂於犢埋少牢於泰

昭祭時也祖迓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

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產百材者。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非其地。不祭也。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貴其質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大禮必簡。內心而貴誠也。以天下之物。無足以稱其德者。故用之也。器用陶匏。象天地之性也。莞簟之安。而蒲越藁鞞之尚。明之也。蒼璧禮天。黃琮禮地。牲及幣。各如其器之色。報之以其類也。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于澤宮。聽誓命。受諫戒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及祭。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祭之日。器者不哭。不敢凶服。汎掃。反道。鄉爲田燭。弗命而民聽上。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神氣。庶物露生。天垂象。取材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地

塊然大虛。神氣充焉。爲風爲霆。震動發生。故大社必  
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勝國之社屋之。不受  
天陽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  
故封土立社。示有尊也。五穀衆多。不可徧禮。故尊稷。  
稷得陰陽中和之氣。五穀之長也。惟爲社事。單出里。  
惟爲社田。國人畢作。惟社丘。乘供粢盛。所以報本反  
始也。故禮有五經。莫大於祭。莫尊於郊。莫大於禘。莫  
隆於禘。而祭莫重於齊。致齊三日。散齊七日。致齊於  
內。散齊於外。齊者。專致其精明之德。以交於神明也。  
典。三禮之本也。天子大蜡八。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

大索群物而饗之也。傳以爲蜡神八。昆蟲與焉。諒乎。  
非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先嗇。神農。司嗇。  
其播種之官也。祭百種以報嗇。嗇。穀神也。饗農。先農  
之力。嗇者也。山。畛涂道路以坊水。曰坊。遂溝洫滄川  
以道水。曰水庸。爲旱潦備。相穡也。於田之暇。建郵樹  
表焉。居田暇息耕。曰郵表。暇也。禽獸謂貓虎。古之君  
子。使之必報之。迺貓虎。爲其食田鼠豕也。皆有功  
於穡者也。故蜡之八也。先嗇一。司嗇二。農三。百種四。  
陞表。暇伍。坊六。水庸七。貓虎八也。其祝曰。土反其宅。  
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宅。則神得職之效也。

既蜡而收民息矣。故既蜡。君子不興功。故蜡之祭也。合萬物爲一體。聚而索饗之。是仁至也。饗各當其功能。是義盡也。年不順成。八蜡不通。義之盡。亦仁也。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則祀之。而國有學。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合樂。是禮之殷節也。他諸凶禮。以哀邦國。其別五。一曰器禮。以哀死亡。死者人終事。國大器。公卿大夫若士喪。各有含襲小歛大歛殯奠。若含禭賻贈之禮。哀之以慎終。葬當大事。則有筮宅啓殯。朝薦車馬明器。及飾棺。祖奠。遣奠。窆。復土。虞。卒哭。祥禫之禮。哀之以厚終。又制爲斬衰。齊衰。期。齊衰三月。大功。小功。緦。五服之制。哀之以送終。國有饑饉疫癘。曰凶札。國逢孽火。淫雨。日禍。彘。則有荒禮。吊禮。哀之。以振邦國之民。國有城圍師衄。外寇內訌之變。則有禴禮。恤禮。更其所器。援其將危。以同邦國之憂。皆主於飾哀。是凶禮也。皇皇乎成周。豐豫泰矣。而不諱圍敗寇亂之爲慮。至明之極也。有賓禮。以親邦國。其別八。春朝。而圖天下之事。圖事者於春。則春以發慮。秋覲。而比邦國之功。比功者於秋。效秋成報功。夏宗。陳天下之謨。陳謀者於夏。



夏者大也。謨用大作。冬遇而協諸侯之慮。協慮於冬。冬者終也。慮終者微也。其非時而見曰會。會以發禁。其殷祭。各以其職來見曰同。同以施政。其非時遣卿大夫來聘曰問。問以諭志。王國有慝。侯國卿大夫畢。以其故來。頌曰視。視以除慝。賓客至。各以其禮禮賓之。賓之也者。親之也。易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是也。是賓禮也。有軍禮以同邦國。其別五。國九伐有大師焉。國均地守地政地職。有大均焉。國城郭溝池以爲固。宮室以爲安。有大役焉。若講武而田。頒國邑而封。皆以車人之十五行之。以伍兩卒旅之法制之。以禮將之。以用衆恤衆。簡衆任衆。合衆而衆可用也。禮衆之紀也。其大師田。大司馬主之。大均大役大封。司空主之。皆司徒率民徒而至。宗伯掌其禮。是軍禮也。嘉禮以親萬民。其別六。禮起於飲食。以飲食親宗族兄弟。世降一等。綴之恩。而後天親敦禮。始於夫婦。男二十而冠。女二十而笄。冠笄已而昏。冠以成人。昏合

二姓之好。而後男女親。成王爲世子時。齒於學。有故舊朋友焉。於燕射立之。賓與賓射。申歡好。而故舊朋友和而親。四方之賓客至。饗於廟。燕於寢。饗訓恭儉。燕示慈惠。而後遠人懷。王同姓兄弟之國。國大祭。則

以其廟社之脈。膺頌之。明福同其慶。以變福。王異姓昏媾。甥舅之國。有慶喜之事。則有賀慶之禮。以贊喜。嘉與天下和親。而後能以萬國康。故書凶軍賓之有嘉也。猶五采之有素。五味之有甘也。所以成人於人道之美。而約之於和樂之極也。而天子有三朝。一曰外朝。秋官朝士掌之。國大事御焉。二曰治朝。夏官司士正其位。王朝夕以視政。三曰內朝。謂路寢之朝。王視朝畢。適路寢聽政。天子路寢五門。其最外曰臯門。詩曰。乃立臯門。臯門有仇。是也。次二曰雉門。雉門旁有觀。春秋書雉門兩觀災。是也。次三曰庫門。以內有府藏而名。次四曰應門。詩傳曰。王南門曰應。象天文端門。次五曰路門。則路寢門也。外朝在臯門之內。雉門之外。王南面。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達疲民。右肺石。達窮民焉。朝士帥其屬。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而小司寇掌外朝之政。致萬民而詢。一詢國危。二詢國遷。三詢立君。若有詢。則擯以其叙。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蔽謀。治朝在路門之外。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

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太僕太右太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司士擯。孤鄉特揖。大夫以其等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王出入。太僕前正位。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掌其政。以待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御僕與御庶子。王不眠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朝。辯色始入。王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百官。百官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月朔。天子玄端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敬之至也。故夏后殷周之盛。官三才。府萬物。備六官。皆命之曰禮。自宗廟社稷百神之祀。宮室車服旗常之制。冕服裳

衣飲食賓祭之節。下逮於州長黨正。族師閭胥。各掌其州黨族閭之教。治政令。而一之於禮。鄉師以正歲。稽其禮器。比其吉凶之服。閭共祭器。族共器。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冠昏器。祭家之禮也。鄉相見。鄉之禮也。無非禮者。而莫嚴於朝廷。孔子曰。郁郁乎文。又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蓋歎之也。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秦起西戎。位在藩臣。而臚于郊祀。君子懼焉。曰。僭端見矣。其後秦竟以戰攻并天下。而禮學燔滅。漢興。高祖起禱豐。枌榆社興。師始徇沛。爲沛公。祀蚩尤於庭。以釁鼓旗。以十月入秦。至霸上。立

爲漢王。因以十月爲歲首。色上赤。二年冬。東擊項籍。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王者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名比時。與故四帝祠而五。皆有司進祠。帝不親往。悉召故秦祠官。復置大祝。大宰。如故儀。令縣爲公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致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祠之如故。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治粉榆社。常以春具羊彘祠之。於長安。置祠官。女巫。祀百神。其祠然。高祖不說學。所祀祠。不質經。多襲故濫淫。時新并天下。悉去秦苛法。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譴呼。拔劍擊殿柱。叔孫通知帝益厭之也。說帝起朝儀。高祖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而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損益可知。言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帝曰。可試爲。令易知。度吾所能行。於是叔孫通自往使魯。盡徵魯諸儒生。以來。魯有兩生者。不肯行。曰。公所事。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興禮樂。夫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

行矣。無污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達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及帝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爲綿葛。野外習之。月餘。請帝試觀。帝曰。此吾能行。乃令羣臣習肄。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十月。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幟。傳言趨殿。上郎中俠陛。數百人。功臣列侯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幟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禮畢。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譴諱失禮者。於是帝乃歎曰。吾今日方知爲皇帝之貴也。乃拜叔孫通太常。賜金五百斤。通所定漢儀。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然大抵皆襲秦故。初。高祖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于國都。惠帝卽位。令郡國立高廟。後以朝長樂宮。及間往。數蹕煩民。作複道。武庫南。叔孫通請曰。陛下何自築複道。是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地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願陛下爲

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也。於是詔有司立原廟。而廟益猥繁。文皇帝在位十三年。制曰。朕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艾安。民人靡疾。聞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其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時畦時。寓車各一乘。寓馬四匹。駕被具。又詔秘祝官。故移過於下。朕甚弗取。其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宫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大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十四年。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茲。曆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陶天下。朕甚自媿。其廣增祀。諸壇塲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末。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饗獨矣。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十五年。黃龍見成紀。詔曰。異物之神。見于成紀。母害于民。歲以有年。朕幾郊祀上帝諸神。禮官議。母諱以朕勞。於是夏四月。始幸雍。郊見五帝祠。衣尚赤。又采方士新垣平之言。立渭陽五帝廟。親郊祀。平受誅。廢親祠。命祠官以時侍祠焉。當是時。賈生數

爲帝言漢當改正朔。易服色。定制。度禮樂之事。令草具其儀。而大臣絳灌之屬。皆害之。雖帝亦以爲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事遂寢。景帝卽位。詔宗祀孝文皇帝。下群臣議。議者言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爲帝者太祖之廟。文皇帝廟。宜爲帝者太宗之廟。父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制曰可。於是詔郡國各立太宗廟。諸侯王列侯侍祠。武帝卽位。始招致文學儒術之士。議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封禪巡狩儀。改歷律服色。而尤敬鬼神。之祀。元光二年。行幸雍。郊見五帝。後常以三歲一

郊。郊獲一角獸。有司言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天子言。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下有司。太史談祠官寬舒議。於是立后土祠於汾陰睢。上帝親祠。如郊雍。濟北王以天子且東封。上書獻泰山旁食邑。天子以它縣報償。而常山王以罪廢。常山入漢爲郡。然後五嶽畢具在天子之郡中。當是時。諸方士言神祠。誕不經無數。而古郊社宗廟山川之祀。亦因是稍舉。不盡廢。然內史黯面質帝。以爲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於治無益也。宣帝以武帝正統興在位。尊武帝廟爲世宗廟。掌所行幸

郡國皆立廟告祠。十二年下詔曰。蓋聞天子尊事天地。脩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朕甚懼焉。於是始幸甘泉。郊泰畤。幸河東祠后土。制詔太常曰。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然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爲歲事。祠江海雒水。爲天下祈年。自是五嶽四瀆。皆一禱而三祠云。戾太子者。武帝皇太子據也。娶史良娣。產子曰史皇孫。皇孫妃曰王夫人。皆以巫蠱事及於難。而宣帝以皇曾孫得立。初卽位。下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時祠。其議謚。置園邑。丞相義等議以爲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以孝昭皇帝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踰閑。謹行視孝昭帝所爲。故皇太子位在湖。史良娣冢在博望苑北。親史皇孫位在廣明郭北。謚法曰。謚者行之迹也。臣愚以爲親謚宜曰悼。母曰悼后。比諸侯王國。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子謚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妃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以湖閩鄉邪里鄠爲戾園。長安白亭東爲戾后園。廣明成鄉爲悼園。改葬焉。後八歲。丞相相等言。禮父爲士。子爲天子。葬以士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爲寢。時薦



享。益奉園民滿六百家。以爲奉明縣。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及益戾園民各三百家。元帝時祖宗廟在郡國者六十八。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於陵旁立廟。并爲百七十六園。各有寢。有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便殿歲四祠。而月又一游衣冠。昭靈后。武哀王。高祖兄昭哀后。高帝姊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祠。御史大夫貢禹上議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他諸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於是下詔曰。朕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爲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平。遠方未賓。因廣親親。以立宗廟。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今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久遵而不定令。疏遠卑賤。共承尊祀。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丞。相。玄。成。御史大夫。弘等七十人。皆議曰。臣聞唯聖人爲能饗帝。唯孝子爲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尊親之大義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

之御世也。遭時爲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平。遠方未賓。因廣親親。以立宗廟。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今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久遵而不定令。疏遠卑賤。共承尊祀。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丞。相。玄。成。御史大夫。弘等七十人。皆議曰。臣聞唯聖人爲能饗帝。唯孝子爲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尊親之大義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

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臣等愚以爲宗廟在郡國。不經宜無修。於是罷郡國祖宗廟。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已。復下詔言。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而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朕承祖宗之重大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顯。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丞相玄成等七十人。奏議言。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祖廟不毀。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蓋禘祫也。祫

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不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其親盡也。立親廟。以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疎之殺。示有終也。故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墮。繼祖而下。五世則遷。上陳太祖。間歲而祫。數不過五。其道應天。臣愚以爲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爲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序昭穆如禮。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爲孝文皇帝。除誅

謫去肉刑。躬節儉。不受戲。罪人不孥。不私其利。出美  
人。重絕人類。賓賜長老。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  
施四海。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爲孝武皇帝。  
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爲世宗廟。諫議大夫更始  
等十八人。以爲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  
是帝重其事。爲依違者一年。乃下詔言。高皇帝爲天  
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削亂秦  
之迹。興三代之風。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  
皇帝爲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  
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爲孝昭皇帝後。於義壹體。孝景  
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儀。玄成等奏。高皇  
帝爲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孝景皇帝爲昭。孝武皇  
帝爲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爲昭。皇考廟。親未  
盡。不宜毀。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  
園。孝惠帝爲穆。主遷太祖廟。寢園皆無復脩。奏可。明  
年玄成復言。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薦於寢。身  
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宗廟大禮。孝文太后。  
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奏可。而玄成薨。匡  
衡爲丞相。帝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帝少弟楚孝  
王亦夢焉。詔問衡。欲復之。衡深言其不可。已。帝疾久

不平。衡皇恐禱祠于高祖孝文孝武廟。具陳所爲改作。應五典之義。且言如令所改。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當受其殃。大被其疾。隊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慎。宜蒙佑福。又告謝毀廟。而帝疾終不瘳。乃盡復諸所罷寢廟園。皆修祀如故。元帝崩。丞相衡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所罷祠。卒不蒙福。請罷祠勿修。已與御史大夫譚奏議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祭天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北郊。卽陰之象也。天於天子。因其所都而告饗焉。往者孝武皇帝居其泉宮。卽雲陽立泰畤。祭於宮南。今常以行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太陰。幸汾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雲陽行谿谷中。阨愜。且百里。汾陰則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供張吏民困苦。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殆未合於承天子民之意。昔周文武郊於豐鄗。成王郊於維維。繇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其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願與群臣博議。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八人。以爲所從來久遠。宜如故。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以爲古兆於

南郊定天位。祭地於泰折。在北郊就陰位。各在王都之南北。明王聖主。嘗以事天明。事地察。而神明章矣。長安聖主之居。皇天之所觀視也。其泉河東之祠。非神靈所饗。宜徙就正陽太陰之處。違俗復古。循聖制。定天位。如禮便。於是衡譚等復奏。其泉泰時紫壇。八觚。宜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群神之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觀。不能得其象於古。臣聞郊此紫壇。饗帝之義。埽地而祭。歌大呂。舞雲門。以竢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竢地祇。其牲用犢。其席橐稊。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爲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有當。唯至誠爲可。紫壇僞飾。女樂鸞路。駢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又言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雍鄜密上下時。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所載術也。漢興儀制未及定。即且因秦故祠。今稽古達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五帝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異時秦所妄造。不當長遵。及北時未定時所立。不宜復脩。天子從焉。是歲衡譚復條奏。長安侯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十八應禮。及疑無明文。可奉祠。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禮。

或複重。請皆罷勿修。奏可。明年。衡坐事。免官爵。衆庶多言不當變動祠祀者。而初罷甘泉泰畤。時作南郊之日。天大風。壞行宮。折投時中木十圍以上者百數。天子心異之。問侍中劉向。向對言。家人尚不欲絕種。祠物久則神。况於國神靈舊時乎。且甘泉汾陰及雍五時。始立時。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禮敬。敕備。神光尤著。陳寶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餘歲矣。漢興。世世常來。當來時。光色赤黃。長四五丈。直祠下而息。音聲砰隱。野雉皆雊。此陽氣。舊祠及漢宗廟之儀。皆祖宗所立。古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

至重。難以臆說。正也。前始納貢禹議。後因動搖。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帝意頗恨之。後以無繼嗣。故復甘泉河東雍陳寶祠如初。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為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諸迭毀之次。當以時定。非今所為。擅議宗廟之意也。臣請下群臣雜議。奏可。而中壘較尉歆議。以為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皆言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

之序也。與廟數相應。春秋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周公無逸。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今言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言中宗高宗。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芟。思其人。猶愛其棠。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踈相推。至于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昔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旣已建世宗之廟。表陳功德。宣布天下。臣以爲武皇帝功烈如彼。宣皇帝崇立如此。又以七廟言。親未盡。不宜毀。制曰。可。歆又以爲禮。去事有殺。故春秋外傳曰。祖禰日祭。魯高月祀。去祧時享。壇墠歲禱。大禘終王。親親之殺。彌遠而彌尊。故禘爲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爲墟。於禮意殊失。司徒掾斑彪曰。漢承秦絕學之後。祖

以時施宜。自元成後。學者蕃滋。郊兆宗廟之  
詩。數紛紛不定。何者。禮文微缺。古今異制。各爲一家。  
未可以偏定也。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始成  
帝末。立定陶王爲皇太子。已卽位。是爲哀帝。於是成  
帝母。稱太皇太后。成帝趙皇后。稱皇太后。而帝祖母  
傅太后。與母丁后。皆在國邸。自以定陶共王爲稱。高  
昌侯董宏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爲華陽夫  
人所子。及卽位。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爲皇太  
后。事下有司。左將軍師丹。以帝師傅。與大司馬王莽。  
共劾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

以誑誤聖朝。大不道。帝新立。謙讓納莽丹言。免宏爲  
庶人。乃立楚思王子景。爲定陶王。奉共王後。傅太后  
大怒。日夜泣。要帝必稱尊。於是追尊定陶共王。爲共  
皇帝。尊傅太后爲共皇太后。丁后爲共皇后。郎中令  
洽。褒黃門郎段。猶等復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  
皆不宜復引藩國之名。以冠大號。宜稱皇。又宜爲共  
皇立廟京師。帝復下其議。有司皆以爲宜。如褒猶言。  
丹獨奏議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故尊卑之禮明。則  
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  
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佑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



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以定陶共皇爲稱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莽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遠。故爲共皇立後。奉承祭祀。

令共皇長爲一國

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旣

繼體先帝。持重大宗

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

復奉定陶共皇之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

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祝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

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疏上忤旨。譴罷歸。於是爲共皇帝立寢廟京師。序昭穆如帝者儀。徙定陶王景爲信都王。示不得爲共皇後也。而丹以丞相博。劾奏妄稱說。抑貶尊號。虧孝道。免爲庶人。其後哀帝天絕。平旣嗣世。新都侯莽白皇太后。發傳后丁后冢。奪璽綬。以民禮葬之。定陶隳其皇廟。諸造議冷褒段熲等。皆徙合浦。免高昌侯宏爲庶人。而師丹以執忠節。據聖法。端誠於國。見褒封義陽侯。本丹持議獨以依世。則違道。寧違俗。危殆不謂禍福。乃效於其後也。莽憤失權。報忤以虐。禍施于

中山太后衛氏見夷。豈不諄哉。平帝時。王莽奏請復長安南北郊。如丞相衡言。而頗改其祭儀。以爲周官天地之祀。樂有別有合。其合樂曰。以六律六鐘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禮天神。祭地祇。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四望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垠。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地則地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其義一也。天地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而以地配。一體之誼也。天地位皆南嚮。同席。地在東。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

牲用繭粟。玄酒陶匏。禮記曰。天子籍田千畝。以事天。地。繇是言之。宜有黍稷。其旦東鄉。再拜朝日。其夕西鄉。再拜夕月。然後孝悌之道備。而神祇嘉享。萬福降集。此天地合祀。而以祖妣配者也。其別樂曰。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樂九變。而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樂八變。而地祇皆出。天地有常位。不合饗。此各以其時特祀者也。陰陽之別。於日冬夏至。其合也。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陰陽有離合。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宜稱天神曰皇天。上帝。兆曰泰時。稱地祇曰皇地后祇。兆曰廣時。分群神類相從。爲五部。兆焉。

時三十餘年之間。天地之祠五徙。而王莽篡漢。世祖中興。制郊兆於雒陽城南。采元始中故事。為圓壇八陛。中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向。西上。其外壇為五帝位。色皆紫。象天紫宮。外為壝。重營。而日月星辰嶽瀆之祀。咸秩在列。配以高祖。二年。乃營北郊。別祀地祇。從以嶽瀆。配以高皇后。而分高皇后者。孝文皇帝母。薄太后也。蓋始遷呂后于園。不得配。

郊兆在雒陽城南七里。依

於鄙。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黃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外壇有四通道。以為門。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別位。不在群神列。中八陛。陛五十八。醴合四百六十四。醴五帝。陛郭帝七十二。醴合三百六十。醴中宮四門。五十四。

神合二百一十六。神外營四門。門百八。神合四百三十二。神皆背營內。鄉中營四門。門封神四。外營四門。門封神四。中營神五星。及中宮宿。五官神。及五嶽之屬。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宮。星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嶽。四瀆。名山。大川之屬也。立高廟於雒陽。四時禘祀。祀高祖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餘諸帝以四時祀。

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臘。蓋一歲五祠。二年立四親廟於雒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侯。七年議者言周郊后稷。漢系宗堯。當祀堯。以配天下。公卿議。侍御史杜林議。以為周興祚。繇后稷。漢崇特起。功不緣堯。傳曰。法祖謂祖宗故事。今所宜率循也。乃定制。以高祖配。

後增廣郊祀。高帝配。食位中壇上。西而北上。天

地高帝黃帝各用犢一青帝赤帝共犢一白帝黑帝  
共犢一用犢六日月北斗共用牛一四營群神共牛  
四凡用牛五中營四門門用席十八枚外營四門門  
用席三十六枚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莞簟率一  
席五神日月北斗無陛郭駸既送神燔俎實於壇南已地其後五官中郎將純張  
杜陵人太僕浮朱具疏言禮為人後者爲之子事太  
安世後

宗則降其私親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春陵四世  
君臣竝列以卑厠尊非禮意也昔高帝以身自受命  
不繇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顧私親故爲悼考立  
廟獨群臣侍祠臣愚謂宜則二帝之舊下有司議於  
是大司徒陟大司空融議以爲王者統承大宗宣元  
成哀平五帝四世當爲親廟宣元二皇帝尊爲祖爲

考宜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祠別爲南頓君立皇考  
廟如悼考廟祭上逮節侯群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  
親親之恩等議異者於是下詔言今宗廟處所未定

祫祭於高廟行成哀平祠祭長安故高廟中京北尹  
侍祠南陽春陵歲時因故園廟祭太守侍祠園廟去  
太守治所遠者所在令長行太守事侍祠孝宣皇帝  
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世奉祠而天子行幸長安  
謁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行幸春陵祠園廟以爲常  
二十有六年詔問司空純博考古禘祫禮典以聞純  
對言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

祭也。毀廟之主皆登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殷。漢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於高廟。存廟主不列。而禘於元始五年。寧始一行。夫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歲再閏而大備。故五年一禘。禘之爲言諦也。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以夏四月。夏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正尊卑之義也。三年一祫。祫以冬十月。冬者終也。五穀成熟物備時成。斯合聚而饗食之。宜以詩如典禮舉行。

後鄭玄又以禘爲太祭。圜丘之名。祭。丘謂之禘者。審諦五精星辰也。大祭宗廟亦名禘者。審諦昭穆百宮也。圜丘常合不言祫。宗廟時祫。故言祫。是又以禘爲圜丘之祭。祫專時祫也。魏王肅以爲禘大於祫。皆宗廟殷祭。尚書難肅。以曾子問。唯祫於太祖。群主皆從。而不言禘。知禘不合食。肅答以爲禘祫殷祭。群主皆

皆在。舉合祫則禘可知也。論語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所以特言禘者。以禘大祭。故欲觀其成德也。禘祫大祭。獨舉禘。則祫亦可知也。於禮記則以祫爲大。於論語則以禘爲盛。一進一退。未知其可也。光武時下祭禮。以禘者。毀廟之主。皆合於太祖。祫者。唯未毀之主。合。鄭玄以爲禘各於其廟。原其所以。夏商夏祭曰禘。然其殷祭亦名大禘。商頌長發大禘之歌是也。至周改夏祭曰禘。直以禘但爲殷祭之名。袁淮曰。祫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遠近之殺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諸侯不禘。降殺於天子也。禘祫同貫。諸侯亦不得祫。然則禘大而祫小。謂祫爲殷祭者。大於四時之祭。亦大祭也。國語曰。禘郊不過。藹栗烝。不過。把握。明禘最大。與郊同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祫。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乎太祖。何謂也。曰。禘及壇墠。則毀廟也。俱祭毀廟。但所及異耳。所及異。毀與未毀。則同。此論者所惑。鄭謂不同是也。謂禘不及毀廟。則非也。劉歆賈逵同。毀與未毀。是也。不別禘祫遠近。則非也。後晉武帝以肅外孫得位。郊廟禮。自是三年冬祫。五年夏禘。陳毀一本之肅議以行。

主祭之高廟以爲常。太祖東面惠文武元爲昭景宣爲穆非殷祭惠景昭不祭蓋

世祖定京師于土中營立明堂辟雝于京師未及行

而明帝卽位以光武皇帝撥大亂中興更起廟上尊

號曰世祖而宗祀於明堂配五帝。以元帝於光武爲穆尊以考故雖非

宗不毀以爲常五帝坐位堂上各處其方黃帝在位皆如南郊之位光武配位在青陽之南少退西面牲

各一犢樂如南郊詔三公曰朕以闇劣奉承大業親執圭璧

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以寧天下

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弘大道被之八極

而嗣子無成康之質盥洗進爵踉蹌惟慙素惟頑鄙

陶事益懼其赦天下殊死以下百僚師尹其勉修厥

職順行時令敬若昊天以綏兆民已又采元始故事

兆五帝郊于雒陽終帝之世興學重禮忠養三老五

更于辟雝威儀文物於是爲盛而遺詔謙讓遵儉約

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於是有司言

孝明皇帝聖德淳茂功烈光美而深執謙謙無起寢

廟掃地而祭除日祀之法省送終之禮藏主於光烈

皇后更衣別室臣竊以爲室在中門之外處所殊別

宜尊廟號曰顯宗四時禘祫於光烈廟如孝文皇帝

祫高廟故事餘間祀具於室進武德之舞如別廟制

曰可然自是終漢之世國大舉不復起寢廟循故事

皆藏主世祖廟中。亦已貶挹沒禮矣。建初七年。章帝  
耐高廟。禘祫。祭光武皇帝。孝明皇帝。禮畢。下詔曰。書  
云。祖考來假。予末小子。固質菲薄。仰惟先帝。烝烝之  
情。前修禘祭。以盡孝敬。得識昭穆之序。寄追遠之思。  
今大禮復舉。加以先帝之坐。悲傷感懷。雖祭亡如存。  
而空虛未知所裁。庶或饗之。豈無克謹肅雍之臣。辟  
公之相。皆助朕之依依。今賜公錢四十萬。卿半之。及  
百官執事各有差。蓋郊禘賜賚始於此。始殤帝生二  
百餘日而崩。鄧太后以帝尚嬰孺。不列主於廟。祭陵  
園寢後。冲質二帝。皆以幼冲崩。梁太后攝政。太常馬  
防請案殤帝故事。諫大夫呂勃以爲應序。昭穆于廟。  
先殤後順。下公卿大鴻臚周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  
子。庶兄僖公代立。僖公薨。文公祀太廟。濟僖公於閔。  
上經曰。有事于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禮無不順。  
祀國之大事。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  
禮也。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傳曰。順事先公。  
而祈焉。此萬世之法也。今殤帝雖幼。禮爲君爲父。順  
帝嗣之。禮爲臣爲子。昭穆之序。誠不可以意亂。諫大  
夫議是。於是下詔曰。孝殤皇帝。雖弗永休。祚而卽位。  
踰年。君臣之禮旣成。孝順皇帝。承統襲業。而前世躋

恭陵於康陵之上。先後相踰。非所以奉宗廟。垂無窮之制也。春秋善順祀。其令恭陵次康陵。憲陵序親秩。禮為萬世法。靈帝時。四時祭高廟。五主。世祖廟七主。

少帝三陵。追為后三陵。安帝追尊祖妣宋貴人曰敬隱皇后。皇妣左氏曰孝德皇

后。順帝追尊皇妣李氏曰恭愍皇后。西京高廟。成哀平三主。亦親盡不

祠。惟殷祭之歲奉祠。初平中。董卓在政。有司議迭毀

議郎邕上議言。漢承滅學。宗廟制不稽古。每帝登假

輒立廟。廟無數。元帝時。丞相衡始建迭遷之議。孝宣

議崇武帝廟。稱世宗。大臣夏侯勝猶執異議。格之。至

成帝時。議猶弗定。古人據正重順。不敢私其君父。如

此其至也。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

參迹文宣。廟稱顯宗。章皇帝至孝。丞丞。仁恩博大。廟

稱肅宗。方之前世。得禮之宜。孝和而下。功德無殊。而

過差時有。義不應宗。嗣帝殷勤。欲褒崇所親。而臣下

莫敢有夏侯之直。今聖朝遵古復禮。以求厥中。孝和

以下。穆宗威宗之號。咸宜省改。於是詔群廟主。五年

殷祭。始合食太祖。以遵先典。然逆卓恣睢。和安順桓。

親未盡。而遽毀。諄也甚矣。自漢興。叔孫通定漢禮儀。

未盡備。而卒。儒者賈誼。董仲舒。王吉之倫。數建白述

舊禮。明王制。建萬世之業。皆寢不行。成帝時。犍為郡



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爲善祥。劉向因說帝興辟雍。陳禮樂。以風化天下。具疏言。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亦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至於死傷。今之刑。非臯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筆則筆。削則削。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爲俎豆筮絃之間。小有不備。因絕而不爲。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也。惑莫甚焉。夫教化之比。刑法。禮樂重。而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教化所恃以爲治也。刑以助治。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今俗至敝壞。自京師有悖逆不順之子孫。至陷大辟。受刑戮不絕。繇不習五常之道也。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弊。民漸漬惡俗。貪饕險詖。不閑義理。不示以大化。而獨毆以刑。終已不改。故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斯其義也。帝以其言下公卿議。終莫能將明會。向卒。又罷。元和中。章帝有志於禮樂之事。下詔。續興。於是博士曹褒。自以世傳慶氏禮。承上意。欲緒就之。上疏言。皇天降祉。嘉瑞竝臻。此制作之符。宜定著漢禮。丕彰祖宗功德之盛。下太常。太常以爲一代大典。至尊至重。非褒一人所得定。帝意終向之。復詔言。朕以不德。膺祖宗弘烈。乃者

鳳鸞仍集。龜龍竝臻。甘露嘉穀。赤草之類。紀于史官。朕夙夜祇畏。無以彰于先功。漢遭秦餘。禮壞樂崩。因循故事。未可觀省。有知其說者。各盡所能。以襄大典。褒省諂歎。息謂諸生曰。昔奚斯頌魯。考甫詠殷。皆人臣依義。顯君竭忠。彰主之美也。當仁不讓。吾何辭哉。遂上䟽。具言禮樂之本。制作之意。下三公。未上。帝召問玄武司馬班固。固以爲京師諸儒。能言禮意者多。宜廣招延。共平得失。帝知世儒者多拘攣難與圖始。乃慨然太息曰。諺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議禮之家。名爲聚訟。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於是擢褒侍中。俾專領其事。褒乃序次禮制。依準舊典。撰天子至庶人。冠昏吉凶。終始制度。爲百五十篇。上之。頗禱五經。識記之。文會帝崩。終不見施用而罷。三國分裂。吳魏始嘗一郊。後不復行。晉五郊同稱昊天。而各爲之座。以宣帝配。時議者本王肅言。五帝卽天。以五氣時異。而殊號。非實有五也。又丘郊不應異處。宜合方澤於圜丘。從之。其後摯虞上議。言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明矣。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繭栗。噐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

堂之際。備物以薦。三牲竝陳。籩豆成列。禮同人道。故配以近考。兆位異體。質文殊趣。天上帝非一神。又明矣。昔在上古。生爲明王。沒配五行。故太昊配木。神農配火。少昊配金。顓頊配水。黃帝配土。而兆之於四郊。報之於明堂。是爲五帝。或以爲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也。禮曰。祀天大表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非天。抑又明矣。前代相因。莫之或廢。晉初明堂而郊。始從異議。除五帝之位。今宜復祀。奏可。其後本漢鄭玄周禮疏。以北辰耀魄寶。爲天皇大帝。以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叶光紀。爲五精之帝。命曰六天。而郊社雜議。緯方士家之言。又本鄒衍五德相勝之說。以爲天之五帝。迭王。而王者之興。必感其一。故五精帝祀。感生尤嚴。代承沿莫廢矣。始曹魏廟。僅同堂四室。晉武初。旣追尊祖考爲皇帝。有司請備七廟。帝難其役。命權一廟。於是群臣議以爲上古清廟一宮。尊遠神祇。周制七廟。辯叙宗祧。陛下深宏。遠迹上世。臣等愚不能及。往舜承堯。受終文祖。後月正元日。又格于文祖。此虞氏不改唐廟之證。宜依虞故。即魏廟祀祠。奏可。於是追祭征西將軍。豫章府君。潁川府君。京兆府君。與宣景文于魏廟。爲

三昭三穆已。乃改營七廟如儀。元帝建宗廟于江左。舊儀曠闕。尚書僕射刁協議。兄弟承代得爲世。登懷帝主而潁川當遷下。公卿太常賀循以爲禮。兄弟不相爲後。不得以承代爲世。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孝成。別立廟。使臣下奉祠。此前代之明典。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當上繼世祖。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而惠帝爲別廟。以遷蓋下世升祔。上世乃遷。升遷相爲對代。未有下升一世而上毀二世者也。今惠帝之崩已毀。豫章懷帝之入復毀潁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橫折。

求之古義。未見其比。且惠帝當出。猶未敢輕。况上毀二祖。而無義類乎。夫七廟倣於王氏。從禰以上。至於六世。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也。至尊繼統。豫章六世。潁川五世。俱不應毀。今上毀二世。則於王氏三昭三穆已闕其二。甚非宗廟本所據承也。時循與博士傅純。竝以爲惠懷愍宜別廟。而太常桓以爲廟室當以容主爲限。無常數。殷世有三祖三宗。若以七室爲拘。則當祭禰而止矣。宜復豫章潁川。全七廟之數。於是元帝手詔言。吾雖上繼世祖。然懷愍二帝實北。而爲之臣。今祠太廟。不親執饋奠。當如情禮。何具議。太常

恒持不可而驃騎長史溫嶠議兄弟不相入廟禮無其文光武奮一劍自起不策名於孝平不得爲比且其時務神其事以應九世之讖非篤義也又古世別爲廟今上執義以策名爲言於光武殊科宜別廟奉烝嘗則體統正而情安矣詔從嶠議後元帝崩豫章遷而元帝神位在愍下故廟有十室後成帝崩康帝繼實始以兄弟爲一世祖不遷而增室爲十一簡文繼元帝世益進而潁川京兆二主復還武帝時追尊祖母會稽王太妃爲簡文宣太后議配食太廟太子前率徐遜祭酒臧燾曰不可太后生未嘗伉儷先帝而配食是子孫爲祖考立配也尊號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廟建則尊稱之義得且繫子爲稱又明貴所繇一舉三義不亦善乎乃別廟宋齊梁陳皆沿晉七廟而後魏起漠北始鑿石爲祖宗之廟明元立道武廟於白登山時親奉而七廟故事不親謁至孝文始依古以四孟月謁祠蓋南北分而禮廢極矣自漢文遺詔聽群臣日易月除器景帝誤比率遵用而天子諒闇服喪之禮遂廢晉武始一行而未盡衷於禮馮太后者元魏文皇帝嫡祖母也帝孝出天性而卓然垂意於三代禮典之盛馮太后崩勺水不入口者五日

哀毀過禮。部郎楊椿諫曰：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欲自贖於萬代，其若宗廟何？帝感其言，爲進一粥焉。於是王公表請，舉紀有數，宜以時定宅兆。帝曰：奉侍梓宮，猶希髣髴山陵，遷厝所未忍聞。其餘之王公，固請乃聽。營葬事十月，葬永固陵。大尉丕等進曰：臣等老朽，及奉列聖國家舊事，頗諳之矣。願抑至情，以奉舊典。帝曰：祖宗精專武略，未修文教。朕仰承聖訓，慕惟古道，制卒哭之禮，授服衰之變，皆奪情以漸。今旬月之間，而及即吉，得無傷於禮乎？對曰：踰月而塋，塋而即吉，此金冊遺旨也。帝曰：朕惟中代三年之喪，

所不終遂者，繇君上違世繼主初立，君德未流，臣義未正，故身襲衰冕，行即位之禮，固其所也。朕誠不德在位過紀，足令億兆知有君矣。於此而不循通器之制，遂哀慕之心，使情理俱失，顧不恨耶？閭等請曰：昔柱預有言，古天子無三年之器，蓋漢文之制，閭與古合，所以重宗廟也。帝曰：金冊之旨，群公之請，亦不過慮廢政事而然。朕今不敢闔默不言，以荒庶政，惟欲衰麻廢吉禮，朔望盡哀誠，庶幾於古三年之器。如預所論，豈其然乎？秘書丞李彪曰：漢明德太后保養章帝，功德弘深，及后崩，不淹旬從吉，然漢章不受譏明。

德不損名。且春秋烝嘗。事難廢闕。願陛下察之。帝曰。朕所以眷戀不從。公議者。實情不能違。非欲以苟免。嗤嫌已也。春秋烝嘗。先朝恒以有司行事。朕蒙慈訓。始親饋奠。今昊天降罰。人神褻恃。宗廟之靈亦輟。歆祀。脫行薦饗。恐乖冥旨。且平時公卿每稱四海晏安。禮樂日新。可以參美唐虞。今乃欲苦奪朕志。使不踰。晉魏何取。李彪曰。今雖治安。然江南不賓。漠北未臣。臣等猶懷不虞之慮。帝曰。如有不虞。魯公帶經從戎。晉侯墨衰敗敵。亦聖賢所許。豈可於晏安之辰。豫念軍旅之事。而廢喪紀哉。古人亦有稱王者除衰而諒闇。終喪者。若不許朕衰。惟當拱默委政冢宰。二事之中。唯公卿所擇。朕當不言之日。不應喋喋。以公卿執奪朕情。遂成往復。追用悲絕。遂慟哭而入。群臣亦哭。而出。遂罷議。故事。卒哭後三日。迎神於西。禳惡於北。行吉禮。帝曰。若以道事神。不迎自至。苟失其道。雖迎不來。此在平日所不當行。况居喪乎。不聽。明年三月。謁永固陵。設薦於太和廟。追感哀慟。終日不食。自是始進蔬食。又明年九月。祥祭于廟。有司請卜日。詔曰。筮日求吉。乖敬事之志。違永慕之心。其用晦前一日。是日夜宿于廟。帥群臣哭已。易服。縞冠。革帶。黑介。纁。

白絹單衣。革帶。烏履。遂哭。盡一夜。明日易祭服。縞冠。素紕。白布深衣。繩履。侍臣去幘。易帽。既祭。出廟。立哭。久之。乃還。十月。謁永固陵。十一月。禫祭。始服袞冕。會冬至。祀圜丘。大饗。猶樂縣。不作馬。當是時。郊宗廟社之禮。多所更定。而朝日夕月。議者請以二分日。禮於東西郊。帝以月餘。閏有無。中氣時若。執以秋分日。行夕月禮。必且有月。卒明於東時。豈謂夕哉。具議。秘書郎薛暹請朝日以朔。夕月以朏。從之。蓋是時。元魏之典禮文物。爛然。唐武德初。詔追尊高王父曰宣簡公。魯王父曰懿王。王父曰景皇帝。考曰元皇帝。立四親

廟於長安。廟各有祔位。而定。令歲冬至。祀昊天上帝。

於圜丘。奉景帝配。五方上帝。天皆從饗。上帝及配帝用蒼犢各一。

五方帝及日月。犢各如其方之色。內宮以下。加羊豕。凡九兆。於京城明德門外東。二里四成。成各高八尺一寸。下成廣二十丈。再成廣十五丈。三成廣十丈。四成廣五丈。日月內宮中。宮外宮及衆星。皆從祀。其五方帝及日月七座。在壇第二等。內官五星。以下五十五座。在第三等。二十八宿。以下百三十五座。在第四等。外官百一十二座。外壇之內。夏至日。祭皇地祇於衆星三百六十座。在外壇之外。

北郊方丘。神州五方岳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

原隰。皆從饗。景帝配如郊。地祇及配帝在壇上。神州

於壇下。外壇之內。丘陵等十座。於壇外地祇配帝。正

牲用黃犢二。神州黜犢一。岳鎮下。加羊豕各五。正月上辛。祀感生帝。靈威仰于南郊。以祈穀而孟夏雩。



季秋大享明堂。皆祀五天帝。奉元皇帝。配高祖。崩將  
 祔。詔議廟制。弘文館學士朱子奢建議。言自漢丞相  
 常玄成議。奏立五廟。而劉歆議。當七廟。其後鄭玄論  
 本玄成。而魏王肅宗歆。夫天子七廟。諸侯五。降殺以  
 兩。禮之正也。若天子與子男同。則間無容等。非德厚  
 流廣。德薄流狹之義也。請依古為七廟。若親盡。則以  
 王祭所基為太祖。而虛太祖夾室。待無疆之迭遷。中  
 書侍郎岑文本等具議言。按春秋穀梁及禮王制。祭  
 法。禮器咸具。天子七廟之文。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  
 德。此有國之茂典。不刊之鴻烈也。若違經從疏。則天

子之禮。下比於人臣。諸侯之制。上僭於王者。非所謂  
 尊卑不同名數亦異者也。於是增修太廟。祀弘農府  
 君。奉高祖祔。并舊四室而六。四時各以孟月享廟室。各一太牢。太常薦新不出主。有司行事。仲春薦冰亦如之。以太祖未及迭毀。徐之。業定為七

廟。規矣。而圜丘明堂比郊。皆以高祖配。惟感生帝。奉  
 元帝配焉。是時諸儒議明堂者不一。引天地四時風  
 氣。乾坤五行象數為倣擬。終莫能遵明。禮尚書豆盧寬議從崑崙

道上層以祭天。下層以布政。太子中允孔穎達駁之。言基土曰堂。樓居曰觀。未聞重樓之上。有明堂者也。又明堂法天。聖王示儉。於飛樓浮閣。不類。且樓上祭。祖。樓下視朝。閣道登降。以祭難於步陟。侍衛百司。何從供奉。此理所必無也。秘書監顏師古言。周書叙明堂。有應門雉門之制。以此知明堂。即王者常居。其青

陽、總章、玄堂、太廟左右室，皆路寢之名，且門有臯庫，豈宜施于郊野，要當近在宮中。而明堂之祭，特寓於圜丘，未徽初，太宗上祈，而弘農府君以世次當遷，時議者主蒿玄成，言主當瘞，禮尚書許敬宗以爲天子嘗所宗享而瘞之，非神理所愜，雖禮有去廟即祧，去祧即壇，壇之文亦義所未安，惟宗廟毀次，咸尚右，請奉遷主，納太祖廟右夾室，得所尊爲當，詔從之，而祀明堂，從有司請，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顯慶二年郊，大尉長孫無忌等上議言，據祠令及新禮，竝用鄭玄六天之文，祀昊天上帝於圜丘，祭太微感帝於南郊，祭太微五天帝於明堂，按玄所

稱本皆星象，非昊天上帝之稱也，其註月令周官皆謂圜丘所祭昊天上帝，爲北辰曜魄寶，說孝經明堂以爲太微五帝，舛謬皆雜緯書，易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故知辰象之非天，猶草木之非地也，毛詩傳云元氣昊天，則稱昊天，遠視蒼蒼，則稱蒼天，天以蒼昊爲體，非辰象甚明，且天地各一，是曰兩儀，天尚無二，焉得有六，是以王肅群儒咸駁其誤，又簡太史故所傳圜丘圖，昊天上帝坐外，別有北辰坐，與鄭義不同，比得太史令李淳風等狀，稱昊天上帝，圜丘自在壇上，北辰在第二

等與北斗竝列爲星官內座之首。此乃羲和所掌觀象制圖推步有徵相沿不謬者也。又案史記天官書太微宮有五帝本五精之神。五星所奉以是其人主之象。故况之曰帝。如房心爲天王之象。非以謂天周禮稱五帝皆不言天。此自太微之神。非穹昊之際也。又孝經郊祀后稷。別無圜丘之文。王肅等皆以爲郊即圜丘。猶王城京師異名同實。而分爲兩祭。此皆違經棄典。所宜改革者也。又案宗祀明堂。本以嚴父而嚴父莫大於配天。故郊以尊祖。宗祀以親考。其義一也。歷稽往故。竝無父子連祫配祀之儀。而春秋傳以禘郊祖宗報五者爲國之典祀。則知非一祭也。伏惟高祖皇帝躬受天命。奄有方夏。創制改物。爲國始祖。圜丘昭配。鬱有舊章。太宗皇帝道格上玄。功清下黷。拯率土於塗炭。布大造於生靈。請準詔書。配宗祀爲當。於是詔南郊祈穀。孟夏雩。明堂大饗。皆祭昊天上帝。高祖配郊。太宗配明堂。而感生帝罷勿祠。乾封初。盡復舊。而郊明堂。高祖太宗竝配。高宗升祫。又以高宗配。武氏改物。更制郊廟。諸黷亂甚。不足數也。神龍初。議立始祖廟。議者欲尊涼武昭王爲始祖。太常博士張齊賢議。以爲古有天下者。事七世而始封之君。

謂之太祖。太祖之廟百世不遷。商之玄王。周之后稷。是也。至禘祭則毀廟之主皆升而合食於太祖。但商自玄王後十四世至湯而有天下。周自后稷後十七世至武王而有天下。其間世代既遠。遷廟祖皆太祖。後故合食有序。而尊卑明。其後漢高受命。無始封祖。實始以高祖為太祖。而太上皇不合食。為尊於太祖。故也。魏武創業。文帝受命。以武帝為太祖。晉宣創業。武帝受命。亦以宣帝為太祖。宇文及隋皆本其功。榮之所自起。國家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為太祖。而代數近在二昭三穆之列。故太廟六室。弘農府君。宣光二

帝尊於太祖。而親盡則遷。不在昭穆合食之數。

弘農太守

重耳為弘農府君。生宣簡公。熙謚獻祖。獻祖生懿王。光皇帝諱天賜謚懿祖。懿祖生景皇帝。虎為太祖。祖生元皇。帝為世祖。伏尋禮經。太祖即始祖。非太祖之外。復有

始祖也。今議者欲立涼武昭王為始祖。竊伏以為涼

武昭王勲業未廣。後王失守。國祚不傳。景皇始封。實

本明命。義同稷契。今乃舍封唐之盛烈。而西涼之遠

構。殆未可也。且武德貞觀之時。去武昭之世亦近耳。

使其時當立。胡寧不立。今年代寔遠。方復立之。竊恐

景皇失職。而震怒武昭。虛位而不答。非祈景福之道

也。請準勃加太廟為七室。享宜皇帝以上。備七代。其

始祖不當復有尊崇而博士劉承慶尹知章復以爲太祖以功建而昭穆以親崇有功者不遷親盡者迭毀古之制也景皇帝濬德基唐代數猶邇號雖崇於太祖親尚列於昭穆以故太廟未合有七今以太祖代淺廟數未備乃欲於太祖之上立當遷之主以足七廟之數非古誼也詔如齊賢議而六室如故已尊故太子弘爲孝敬皇帝祔廟備七室中宗崩當祔中書令姚元之曰敬帝不當列昭穆而葬在洛州請別廟東都有司侍祠於是中宗入廟而光皇帝不遷及睿宗崩博士陳貞節蘇獻等上議言古兄弟不相爲

後以兄弟相代昭穆之位同也有天下者事七世謂從禰以上至於祖若傍容兄弟上毀祔考則事變何常天子必有不得事七世者矣孝和皇帝有中興之功而無後宜如殷陽甲出爲別廟祔睿宗以繼高宗朝議多主之伊闕人孫平子爭以爲春秋譏魯躋僖公以兄嘗臣於弟不可躋也兄臣於弟猶不可躋况弟臣於兄乎今先帝親臣孝和以兄弟同昭而出孝和置別廟非禮也下禮官時論是平子而禮官持初議於是立中宗廟于太廟之西其後創太廟九室上

三祖尊謚而中宗主復還廟室中

獻祖太祖懿祖世祖高祖太宗高宗

中宗 睿宗。開元初左拾遺張九齡疏言。天者百神之主。王者所由以受命也。自古繼統之君。莫不以郊祀為上務。未聞以德澤未洽。年穀不登。若他故而或闕其禮者。成王幼冲。周公居攝。猶時行其禮。不暫廢。他可知矣。漢丞相匡衡有言。帝王之事。莫重乎郊祀。不郊而祭山川。失序逆禮。春秋非之。陛下御極光太平之業。而闕大報之禮。非所以敬天報所受命也。猶未及行。十一年始親享圜丘。中書令張說。充禮儀使。議奉高祖配。罷三祖同配。從之。將還都。說復言。汾陰后土之祀久缺。歷代莫能行。陛下紹隆典為三農祈穀。萬姓之福也。從之。以睿宗配。後行幸河東。輒一行。時議者以武后所造明堂為非典。當毀。而堂麗以固。必毀之。勞人乃改為乾元殿。而迄唐世季秋大饗。皆寓於圜丘。自武后天冊中。始合祭天地於南郊。後以遵用。而開元末。天子方好仙。用方士言。玄元皇帝降丹鳳門。始建玄元廟。天寶元年春二月辛卯。享玄元皇帝廟。越三日甲午。親享于太廟。越二日丙申。遂有事于南郊。本享廟。特以為郊配。請而廟享儀。若他廟饗。闕然。又三日間。郊廟咸事。亦數促甚矣。而迄唐世將有事於郊。必先有事于玄元廟。享太廟。已乃郊。以為常。永

泰中從禮儀使杜鴻漸言季秋大饗以考配奉肅宗  
皇帝配而迄唐世大饗以考配起居舍人王仲丘言  
傳稱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詩序噫嘻以爲春夏祈穀  
上帝之樂月令亦曰上辛祈穀于上帝則祈穀本以  
祭天也而鄭玄以感生帝當之非是月令大雩大饗  
帝用盛樂則貞觀禮以祭五帝顯慶禮以祭昊天上帝  
帝宜兼用稱大雩大饗之義而迄唐世天子親郊稀  
闕於禮爲已疏矣高祖在位九年親郊四太宗在位  
二十三年親郊四高宗在位三十  
四年親郊二玄宗四十五年親郊五惟  
睿宗四年親郊三他帝率不過一再行先是睿宗之  
罷畢而禘明年禘自是禘祫各計年不相通凡七禘

五禘至二十七年而禘祫合於一歲有司始覺其誤

乃主魏徐邈言一禘一祫五年再殷宜通數二禘相

去爲月者六十中分三十月置祫焉而五年再殷祭

之義疎數適均矣先是太常卿韋瓘奏宗廟之奠每  
座邊豆宜各加十二又酒爵僅一

合執持難請稍令博大尚書省集議太子賓客崔沔  
議曰祭禮之興肇於太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未有  
火化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蘖汗樽杯飲  
則有玄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作爲酒醴嚴其  
犧牲以致馨香以極豐潔故有三牲八簋之盛五齊  
九獻之殷然以神道至玄可存而不能測也祭禮致  
敬可備而不可廢也是以薦貴於新味不尚褻雖云  
備物猶存節制國家考圖史於前典稽周漢之舊儀  
清廟時享禮饌畢陳用周制也而在式存焉園寢上  
食時膳具設遵漢法也而珍味極焉職貢來祭致遠  
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內躬稼所收蒐狩  
之時親發所中莫不割鮮擇美薦而後食盡誠敬也

但當申勅簡怠增勗虔誠新鮮肥醲盡在是矣不必  
求加於籩豆之數也至於祭器隨物所宜故大羹古  
食也盛於登登古器也和羹時饌也盛於鉶鉶今器  
也蓋有古食而盛於時器者矣故毛血盛於盤玄酒  
盛於罇未有時食而追用古器者古質而今文便於  
事也雖加籩豆十二未足盡天下之美物而措諸清  
廟有兼倍之名近於侈矣清廟貴儉所繇來舊矣太  
常所請恐未可行又稱酒爵須大竊據禮文有以小  
爲貴者獻以爵貴其小也小不及制敬而非禮有司  
之失其傳也可隨失釐正無待議而後革也請兼詳  
令式據文而行而天子下詔言祭神如在傳諸古訓  
以多爲貴著在禮經故胙骨之尚質其旨之盡誠其  
義一也自今享太廟加常食  
一牙盤令所司務盡豐潔焉建中初吏尚書顏真卿  
言上元中政在宮壺始增祖宗之謚爲彌文玄宗季  
年姦臣竊命有加至十一字者案周之文武聖矣文  
王稱文不稱武武王稱武不稱文豈其德有不優乎

稱其至者而已所謂節以壹惠也請自中宗而上皆  
從初謚睿宗曰聖真皇帝玄宗曰孝明皇帝肅宗曰  
孝宣皇帝以省文尚質正名而敦本下百官集議而  
定會祫饗而太常博士陳京建議言今年十月祫饗  
于太廟故事并合饗遷廟獻懿二神主春秋之義毀  
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太  
祖正位東向子孫序昭穆于南北牖無毀廟遷主不  
饗之文蓋周以后稷爲始祖而毀主皆其子孫禘祫  
時無先於太祖者故太祖常東向統之而從也國朝  
祀典與周異制當據魏晉故事太祖太廟常東向定



其尊獻祖懿祖別立廟禘祫及焉。重其本。今德明與聖二皇帝涼武昭王曷曷子歆曷既立廟。禘祫時當用饗。謂二

祖主就興聖廟祫享。因遂藏祔為宜。稱下百官太子

少師顏真卿充禮儀使。上議曰。今議者有三。一謂獻

懿親遠而遷。不當祫。宜藏主西室。二謂二祖宜合食

與太祖並列。昭穆虛東向之位。三謂二祖祫禘即太

祖永不得全其尊。宜以二主祔德明廟。然於人神皆

未有厭也。景帝既受命。始封矣。百代不遷矣。而又配

天尊無與上矣。至禘祫時。輒屈昭穆以申孝尊先。實

神明之意。所以教天下之孝也。况晉蔡謨等有成議

不為無據。請大祫享。奉獻主東向。懿主居昭。景主居

穆。重本尚順。為萬代法。夫祫合也。有如別享。德明是

乃分食。非合食也。於是還獻懿主祫於廟。如議。貞元

七年。復下群臣議。工部郎張薦等守真卿議如故。太

子右庶子李嶠等七人。主漢帝玄成。太上皇親盡瘞

園之議。本唐興三祖。祝不稱臣之制。請藏主西室。以

應祭法。遠廟為祧。去祧而壇。去壇而墀。之文。吏部郎

柳冕等十二人言。周官有先公之祧。有先王之祧。先

公遷主藏。后稷之廟。是周末受命之祧也。先王遷主

藏文武之廟。是周已受命之祧也。無不祧者。其二祧

則二廟之證也。今自獻祖而下猶先公。自景皇而下猶先王。請別廟以居二祖。亦猶行古之道。而可勳員外郎裴樞請建石室於園。奉安遷主。采漢晉舊章。禘率一祭。以爲安。惟同官縣尉仲子陵議言。永闕瘞園。臣子之心所不忍。權居正位。太祖之尊無可伸。且與聖之於獻祖。乃曾祖也。昭穆有序。饗祀有時。此爲大順。或以別廟。非合食爲疑。臣以爲德明興聖二祖。禘禘歲亦皆饗薦。不以分食爲嫌。於二祖何疑焉。而左司郎中陸淳亦主祔興聖。以爲得變之正。帝未有以決也。十九年復禘。而右補闕京復白發其議。左僕

射姚南仲。鴻臚卿王權乃顯言。二祖本追崇。非有受命興國之鴻構。無嫌於遷祔。興聖則順尊。太祖則正。於是紹廣興聖廟。定遷二祖。而諸儒無後言。蓋自京官博士時發議。端至是彌二十年。官屢遷。而議乃堅定。賜緋衣金魚馬。貞元初。昭德皇后之喪。詔下議。皇太子服紀。左補闕穆質請依古禮。碁而除。太常博士柳冕張薦等奏議言。準開元禮。子爲母齊衰三年。此王公已下服紀也。皇太子爲皇后。喪服無聞焉。晉晉武帝元后崩。疑太子所服。杜元凱奏議曰。古天子諸侯之禮。葦具矣。惡其害已。而削去其籍。今存者唯士

百史下編  
喪禮一篇難以取正。皇太子配二尊。與國爲體。宜卒  
哭而除服。山濤魏舒竝同其議。歷代遵行。垂之不朽。  
臣謹按實錄。文德皇后以貞觀九年九月崩。十一月  
葬。至十一年正月除。晉王治爲并州都督。晉王即高  
宗在藩所封。文德皇后幼子。據其命官。當已除之。義  
也。今請依魏晉故事。皇太子爲大行皇后喪服。葬而  
虞。虞而卒哭。卒哭而除。心喪終制。庶存嚴降之禮。事  
下中書。宰臣名問曰。語云。子食於有器者之側。未嘗  
飽也。今豈可令皇太子縗服侍膳。至於旣葬乎。宜準  
今群臣齊縗。給假三十日。即公除議之。薦請依宋齊

間皇后爲父母服三十日。公除例爲皇太子。縗服之  
節。請正內。墨衰歸本院。縗麻如故。穆質持請行古之  
道。必周。暮爲斷。詔詳定。可否。博士晁對曰。準禮三年  
。器。無貴賤一也。豈有以貴賤而差降。父母。器服之節  
乎。然禮有公門。脫。齊。縗。開元禮。皇后爲父母服十三  
月。稟朝。旨。十三日而除。皇太子爲外祖父母。五月。從  
朝。旨。五日而除。所以然者。恐喪服侍奉。有傷至尊之  
意也。故從權制。昭著國章。公門。脫。縗。義亦在此。皇太  
子。今若抑哀。公除。墨衰。朝。覲。歸。至本院。依舊。衰。麻。酌  
於變通。庶可傳繼。宰臣請依。晁。議。制。從之。憲宗時。德

宗上祔禮儀使杜黃裳言。國家準周制廟。太祖比后稷。高祖比文王。太宗比武王。皆不毀。而高宗在三昭三穆外。當遷。詔從之。德宗祔。有司以中宗中興不當遷為疑。史蔣乂曰。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為中興。光武。晉元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復之。為反正。晉孝惠。孝安是也。中宗在位。春秋壯。為母后所移奪。賴張柬之等復。即祚。是名反正。非中興。有司議曰。五王有社稷功。若遷中宗。則配饗絕矣。又曰。禘祫。功臣乃合食太廟中。宗廟雖毀。而禘祫。並陳。則五王配食如故。議乃定。而中宗乃遷。厥後憲穆敬文四世祔。而睿玄肅代以次遷。至武宗崩。德宗當遷。於世次為高祖。不得遷。禮官始覺其

誤。於是言兄弟不相為後。誼不得為昭穆。引晉元明之世。豫章潁川既遷。復祔為比。謂代宗主當復。引晉景文同廟。六室七主。謂敬文武當同為一世。於是迄唐世三昭三穆。與太祖高祖太宗常九代十一室焉。始隋大業中。房杜及魏文公徵。並事王文中子受學。稱高第。而文中子不許以禮樂。曰。賢輩雖聰明特達。然非董薛程仇之比。後逢明主。必愧禮樂。及貞觀初。天子志三代禮樂之盛。臨軒引群臣入宴。酒行。帝慨然曰。朕聞設法施化。貴在經久。秦漢而下。不足襲也。卿等其悉三代損益之當。明以告朕。無患不行。諫大

天徵在下座。房柱目之。越席前對曰。夏殷之禮。旣不可詳。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孔子稱之。陛下誠擇前代憲章。綱紀王道。臣請以周典爲宗。帝大悅。立命取周禮讀之。翼日。召房柱及徵等俱入。帝曰。朕夜讀周禮。真聖者作也。篇首云。惟王建國。辯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大哉深乎。旣而曰。朕思之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矣。公等可盡慮以言。因詔宿中書省集議。數日不能定而退。自是帝不復言。而意常惻惻。間謂徵曰。禮壞樂崩。朕甚憫之。有志不就。古人所悼。昔漢章眷眷於曹褒。今

朕汲汲於卿等。良有以耳。徵自以無素業。慙謝頓首曰。漢文以清淨富邦家。孝宣以章程練名實。光武委任責成。肅宗重學尊師。陛下明德獨茂。兼而有之。亦千載一時矣。惟雖休勿休。斯爲美禮樂度數。可徐思其宜。帝曰。時難得而易失。朕所以遑遑也。卿等毋退。有後言。徵慙悵而出。玄齡退。謂徵曰。禮樂非命世大才。不能及也。文中子不以禮樂賜予。良有以夫。使董薛在。適不至此。蓋是時玄齡徵與禮官學士。因隋禮增益。曰。貞觀禮而未盡合於古。高宗詔太尉無忌等損益之。雜以令式。爲顯慶禮。而時李義府許敬宗方

幸多希旨為傳會。用博士蕭楚材言。禮不豫凶事。國大喪。非臣子所忍言。遂焚貞觀禮國恤篇。他誣諛類是。後不盡遵用。國有大事。輒遠引古義。與二禮參訂行之。開元中。通事舍人王崑疏請刪定禮記舊文。傳以今事為憲典。使世得遵行。詔集賢院議。學士張說以為禮記不刊之書。去聖久遠。不可易。而唐貞觀顯慶禮儀注。宜折衷為唐禮行之。亦一代之制也。乃詔集賢院學士蕭嵩。起居舍人王仲丘等。撰定凡百五十卷。為開元禮。而唐世五禮之文大備。後代遵用。雖時有損益。終莫之能過焉。一日吉禮。其儀五十有五。一冬至祀昊天于圜丘。

二、正月上辛祈穀于圜丘。三、孟夏雩祀于圜丘。四、季秋大享于明堂。五、立春祀青帝于東郊。六、立夏祀赤帝于南郊。七、季夏祀黃帝于南郊。八、立秋祀白帝于西郊。九、立冬祀黑帝于北郊。十、臘日蜡百神于南郊。十一、春分祀朝日于東郊。十二、秋分祀夕月于西郊。十三、祀風師雨師靈星。同中司命司人司祿。十四、夏至祭皇地祇于方丘。后土司。十五、孟冬祭神州于北郊。十六、仲春上戊祭太社太稷。十七、祭五嶽四鎮。十八、祭四海。四瀆。十九、時享太廟。二十、祫享太廟。二十一、禘享太廟。二十二、拜陵。二十三、太常卿行諸陵。二十四、孟冬吉亥享先農耕籍。二十五、皇后季春吉巳享先蠶親桑。二十六、有司享先代帝王。二十七、薦新于太廟。季夏祭中霤于太廟。二十八、孟冬祭司寒納冰。二十九、興慶宮祭五龍壇。三十、皇帝視學。三十一、皇帝太子釋奠于孔宣父。三十二、國學釋奠于孔宣父。三十三、仲秋釋奠于齊太公。三十四、巡狩告圜丘。三十五、巡狩告社稷。三十六、巡狩告宗廟。歸格疑附。三十七、皇帝巡狩。三十八、封祀于泰山。禪于社首山。三十九、

時旱祈太廟 四十、時旱祈太社 四十一、時旱祈  
 嶽鎮以下于比郊報儀同 四十二、就祈嶽鎮海濱  
 四十三、諸州祭社稷 四十四、諸州釋奠于孔宣  
 父 四十五、諸州祈社稷禱諸神崇城門 四十六、  
 諸縣諸里祭社稷 四十七、諸縣釋奠于孔宣父、  
 四十八、諸縣祈社稷及諸神 四十九、諸太子廟時  
 享 五十、三品已上時享其廟 五十一、三品已上  
 祫享其廟 五十二、三品已上禘享其廟 五十三、四  
 品五品時享其廟 五十四、六品已上春祠 五十  
 五、王公以下拜掃寒食拜掃附 〇二曰嘉禮其儀五  
 十、一、皇帝加元服 二、納后 三、皇帝正至受皇太  
 子朝賀 四、皇后受太子朝賀 五、皇帝正至受皇  
 太子妃朝賀 六、皇后正至受皇太子妃朝賀 七、  
 正至受群臣朝賀 八、皇帝千秋節受群臣朝賀  
 九、皇后正至受群臣朝賀 十、皇后受外命婦朝賀  
 十一、皇帝於明堂讀春令 十二、讀夏令 十三、  
 讀秋令 十四、讀冬令 十五、於太極殿讀五時令  
 十六、養老於太學 十七、臨軒册皇太子 十八、臨  
 軒册皇太子 十九、內册皇太子 二十、臨軒册立  
 王公 二十一、朝堂册諸臣 二十二、册命內婦

二十三、遣授册授官爵 二十四、朔日受朝 二十  
 五、朝集使辭見 二十六、皇太子加元服 二十七  
 皇太子納妃 二十八、皇太子至正受羣臣賀 二  
 十九、太子受宮臣朝賀 三十、皇太子與師傅保相  
 見 三十一、皇太子受朝集使參辭 三十二、親王  
 冠 三十三、親王納妃 三十四、公主降嫁 三十  
 五、三品以上子冠 三十六、四品以上子冠 三十  
 七、六品以下子冠 三十八、三品以上婚 三十九  
 四品以下婚 四十、朝集使禮見 四十一、任官初  
 上 四十二、鄉飲酒 四十三、正齒位 四十四、宣  
 赦書 四十五、羣臣詣闕上表 四十六、羣臣起居  
 四十七、遣使慰勞諸番 四十八、遣使宣撫諸州  
 四十九、遣使諸州宣制 五十、遣使諸州宣赦書  
 〇三曰賓禮其儀有六、一、番國主來朝 二、戎番  
 國主見 三、番主奉見 四、受番使表及幣 五、宴  
 番國主 六、宴番國使 〇四曰軍禮儀二十有三、  
 一、親征類于上帝 二、宜于太社 三、告于太廟  
 四、禡于所征之地 五、較于國門 六、告所過山川  
 七、宣露布 八、勞軍將 九、講武 十、田狩 十  
 一、射宮 十二、觀射 十三、遣將出征宜于太社

十四遣將告太廟。十五遣將告齊太公廟。十六祀馬祖。十七享先牧。十八祭馬社。十九祭馬步。二十合朔伐鼓。二十一合朔諸州伐鼓。二十二六。二十三諸州縣難。○五日凶禮。儀十有八。一凶年振撫。二勞問疾患。三中宮勞問。四皇太子勞問。五五服制度。六皇帝為小功以上舉哀。七勅使弔。八會葬。九冊贈。十會葬。十一致奠。十二皇后舉哀弔祭。十三皇帝太子舉哀弔祭。十四皇太子妃舉哀弔祭。十五三品以上舉哀。十六五品以上舉哀。十七六品以上舉哀。十八王。貞元中太常禮院修撰王涇考次歷代郊廟沿革之制及工歌祝號而圖其壇屋豆籩上下陟降之序為郊祀錄十卷。元和中秘書郎常公肅又錄開元已後禮文損益為禮閣新儀三卷。太常博士王彥威又採元和以來王公士民昏祭器葬之禮為續

曲臺禮三十卷。杜岐公佑作通典纂前代典實沿革。奉端振末有說有議有評為禮典而開元禮畢具備其中。方開元撰修時大臣仍辟國恤章不錄而山陵之禮遂世無所執。國大器皆摭拾殘缺。附比倫類。以苟幸襄事事已輒斥去。崇豐二陵不間歲仍構禮儀。使杜黃裳起太常為相於是命太常丞裴瑾博士辛秘詳考以行內之攢塗秘器象物之宜外之斥土復土因山之制上之顧命典策文物以示萬國下之服制節文皆羅絡旁午於百代之異同於是瑾取所奏復于上辯列于下刊定者為崇豐二陵集禮藏之太



常。君子以爲愛禮而近古焉。美乎歐陽子志唐史禮樂言之也。其言曰。繇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下。繇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古者宮室車輿以爲居。衣裳冕弁以爲服。尊爵俎豆以爲器。金石絲竹以爲樂。以祀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爲朝覲聘問。懽欣交接。以爲射鄉。食饗合衆興事。以爲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田晦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一出於禮。繇之以教其民。爲孝慈友悌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蓋其朝夕從事。無非此者。此所謂治出於一。而

禮樂達於天下。故天下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宮車服器。一用秦故。其間雖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復於三代之上。而牽其時俗。稍卽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期會獄訟兵食之爲急。曰。此政也。所以爲治。至於三代禮樂。則具其名物。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禮也。所以立教。故自漢以來。史官所記事物名數。降登揖讓拜俛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禮之末節也。而自搢紳大夫。皆莫能曉習。至天下之

人則終老死而未嘗見也。况欲其曉然於禮樂之盛。諭其意。被其教化。以成俗乎。嗚呼。習其器而不知其意。忘其本而存其末。而又不能備具也。所謂朝覲聘問。射鄉。食饗。師田。學較。冠婚。喪祭之禮。與存者幾何。此所謂禮樂為虛名也哉。故唐史諸志。標禮樂為之首。見志焉。斯已遠矣。宋初建四親廟。尊高祖曰僖祖。曾祖曰順祖。祖曰翼祖。考曰宣祖。祀止四世。皆上皇帝號。妣皆上后號。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薦新。三年一禘。以孟夏。五年一祫。以孟冬。而廟制仍近世同堂異室之規。歲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正

月上辛。祈穀于上帝。孟夏雩。季秋大饗明堂。并感生

帝。皇地祇。神州之祭而七。

感生帝。即五帝之一。自北齊隋唐皆祀之。禮官言宋

得火德奉赤帝為感生帝。壇於南郊。

郊以僖祖配。兵尚書張昭言。宣祀

皇帝。積累勳伐。基王業。請奉配。應嚴父之文。從之。其

有司侍祠。以四祖迭配。親郊。奉宣祖。升侑。他社稷。嶽

瀆。朝日。夕月。祀九宮貴神。祀高媒。先蠶。祀大火。壽星

靈星。祀風伯。雨師。祀司寒。司暑。及馬祖。七祀。蜡。酺。皆

秩祀如前文。

圜丘壇在東都南薰門外。四成十二陛。三壝。設燎壇於內壇之外。內方。設皇帝

更衣。大次於東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壇之成。高廣皆用乾九九之數。開寶禮云。元氣廣大稱昊天。人所尊。莫尊於帝。稱上帝。乾德元年冬十有一月甲子。郊先期七日。

帝致齋崇元殿。明日詣太廟朝饗。質明乘玉輅赴南郊齋于帷宮。又明日服袞冕執圭合祭天地于圜丘。以皇弟開封尹光義亞獻。興元尹光美終獻。示薦之天也。禮成大宴廣政殿。曰飲福而率五年或六年一親郊以爲常。太宗始郊以宣祖太祖更配親郊奉太祖升侑其後用扈蒙言嚴父配天郊以宣祖配大饗明堂以太祖配已詔郊丘奉宣祖太祖同配其孟春祈穀孟冬神州季秋大享配以宣祖冬至圜丘夏至北郊孟夏雩以太祖真宗時親郊太祖太宗並配冬至圜丘夏至方丘孟夏雩太宗配上辛祈穀季秋大饗太祖配上辛祀感帝孟冬祀神州地祇奉宣祖配親郊奉太祖太宗配。咸平初太宗祔禮官言按爾雅有考妣有王父母有曾祖王父母高祖王父母及世父母之文繇此觀之考妣惟

稱父母者得稱也。今請僖祖止稱廟號順祖而下依爾雅高曾祖爲稱而太祖廟稱皇伯爲正。下尚書省議。戶尚書張齊賢等奏議言爲人後者爲之子所以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安得廟中有伯氏之稱乎。稱之者唐五代失之也。請太祖室稱皇祖皇帝稱孝孫諸祖室竝稱孝曾孫。太宗室稱孝子嗣皇帝。下禮官禮官言禮父子昭穆異而兄弟昭穆同。此明兄弟繼統同一代也。書盤庚稱商及王。史記陽甲至于小乙皆兄弟相繼亦稱之。明弟不繼兄也。祖太祖而考太宗不可。請太祖室稱皇伯考。后稱皇伯妣而祝稱孝子。

於太宗廟同文。詔復議尚書省主前議。言古者祖功宗德皆先有其實而後其名。太祖受命開基。太宗繼承大統。皆百世不遷。豈有祖宗之廟分二世而昭穆爲一位者。而翰林學士院終以皇帝於太祖稱孫。爲疑。禮官言。七廟之制。祖功宗德者。百世不遷之祀。而父昭子穆者。千古不易之典也。議者引爲人後者爲之比。失其倫矣。審如所言。皇上於太祖稱孫。則太宗於太祖當稱子。太宗享祀太祖二十有二載。祝稱孝弟。庸可得追改乎。唐玄宗稱中宗爲皇伯考。德宗稱皇伯祖。何得云廟中無伯氏之稱也。臣等參議合祭

太祖太宗同位異坐。皇帝於太祖稱皇伯考。稱孝十爲允。制恭依焉。而真宗時。東封西祀。秩無文。始三年一郊。以爲常。仁宗即位。嚴於天地之祀。謂輔臣言。郊祀重事。朕欲於禁中展習。令禮官具儀聞。旣郊。擇日詣景靈宮謝。禮官請節廟樂。帝曰。三年一饗。朕其敢爲勞。其如儀。皇佑二年郊。而日至在月晦。禮官請用建隆故事。辟不饗。以季秋大饗于明堂。更之。而天子言明堂爲古布政之宮。今大慶殿是也。其卽於大慶殿爲明堂。卽堂分五室成禮焉。御書明堂二字。飛白明堂之門四字。祠已藏宗正寺。時判太常宋祁等議。專祀昊天上帝。無從享。且

據他典禮條上帝不愜。下詔曰。國朝三歲而郊。合祭  
大地。祖宗竝配。而百神從之。以美報也。今祀明堂。而  
禮官所定儀。祭天不及地。配坐不合祖宗。未合於三  
朝之制。且移郊爲大饗。以爲民祈福。而圜丘之禮不  
盡列。非朕所以昭孝息民也。於是合祭皇地祇。奉太  
祖太宗真宗竝配。百神竝從。饗如郊。而起元老舊德。  
畢陪位于廷。蓋大饗已疏。比親饗而群祀不見答。非  
禮意。故詔加重。慎焉。其後禮官言。明堂參用南郊百  
神之位。不應法。又言。前一日親饗太廟。停孟冬之薦  
禮。宗廟時祭。未有因嚴配而輟者。請薦廟如儀。郊尊  
祖配帝。義之至者。然不可以瀆郊。無二主。而三后竝  
侑。非所以嚴帝。而寧親制。曰可。而南郊定以太祖配。  
以爲常。嘉祐四年歲當禘。前三月。帝下手札言。禘享  
著於禮經。追孝奉先。斯爲重。親享之廢。歷年居多。朕  
深惜之。具儀上。蓋宋以三歲一郊。禮成輒大賚。費已  
浩難繼。故天子獨朝夕奉御容。禁中以致虔。而廟祀  
廢久矣。於是宰臣具儀上。而降赦推恩。竝準郊。示等  
廟祀於郊。然不節之於彼。顧仍汰之於此。宐禮之滋  
不行也。禮官言。唐廟配皆一后。惟睿宗二后。以昭成  
后。明皇帝之母也。而續曲臺禮。因有別廟。皇后合食。

之文。蓋未有本室。遇禘享而祔于祖姑。所以順也。今國家四聖既有定配。而四太后竝列禘祫。非禮意。請依奉慈例。於本廟承祀。便學士承旨孫抃等八人以爲禘之言合也。祖宗時禘日。別廟后主皆升合食。他年有司攝事亦合食。今甫親禘而四后見黜。非所謂承志遵法也。傳曰。祭從先祖。臣等愚以謂如其故。便學士歐陽修。吳奎等九人言古者宗廟之制。皆一帝一后。後世有以子貴者。始著竝祔之文。其不當。竝祔又有別廟之祭。本朝禘祫。乃以別廟之后。列於配后之下。非惟於古無文。又於今有四不可焉。淑德。太宗

之元配也。而列元德之下。章懷。真宗之元配也。而列章懿之下。不可者一。升祔之后。統以帝樂。別廟諸后。以本室樂。不可者二。升祔之后。同牢而祭。牲器祝冊。統於帝。別廟諸后。乃從專享。不可者三。升祔之後。聯席而坐。別廟諸后。位乃相絕。不可者四也。章獻。章懿於奉慈廟。遇禘祫時。於本廟致享。最爲得禮。四后如之。則尊自中。而禮無所失。苟以爲行之已久。重於改作。則是失禮之舉。終無復是正之也。修等主禮官議最合。而帝春秋高。異議者以爲禮官意。帝拜起艱造。此議逢上。帝頗聞之。待制劉敞露章以爲言。且曰。羣

臣不能明順陛下廣孝之心。而輕議宗廟久行之儀。欲擴隔四后。使永不合食。臣切恨之。夫宗廟之位。安可使有後悔哉。帝矍然曰。朕初謂禮實當然。苟以拜起爲煩。朕猶能行之。其何敢憚焉。乃詔別廟四后。祫如舊。大禮畢。別討論。聞英宗即位。禮官議奉仁宗配明堂。知制誥錢公輔等言。三代之法。南郊祭天。以始封之祖。有聖人之功者配焉。故郊以后稷。明堂祀帝。以繼體之君。有聖人之德者配焉。故明堂以文王。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以孔子之意。褒周公之孝。則嚴父也。以周公之心。制成王之禮。則嚴祖也。嚴父嚴祖。其義一也。方是時。政則周公。祭則成王。亦烏在其必嚴父哉。我將之詩是也。漢明帝始建明堂。以光武配。當始配之代。適符嚴父之文。而章安二帝因之。而弗敢變。最爲得禮。唐中宗時。以高宗配。玄宗時。以睿宗配。永泰時。以肅宗配。是乃禮官不能推明經義。務合古初而然。非可爲訓也。願詔有司博議。使配天之祭。不繆於嚴父。嚴父之道。不專於配天。而觀文殿學士孫抃等言。易稱先王作樂。殷薦上帝。以配祖考。蓋冬至。物生之始。故配以祖。季秋。物成之始。故配以禰。易之配考。孝經嚴父。歷代之所守。

不可謂嚴父嚴祖。其義一也。仁宗繼體守成。置天下於泰安四十有二年。功德極盛。今祔廟之始。抑而不配帝。甚非所以宣章嚴父之孝。諫官司馬光呂誨等亦主公輔言。奉仁宗升侑。然本周公制禮。以武王受命。本始於文王。故推武王嚴父之意。以文王新受命。而尊用配天。匪成王之謂也。乃真宗緣嚴父之文。得越太宗升侑。卽仁宗何間焉。於以上侑。固其理也。而周禮終遠矣。濮安懿王者。英宗本生父也。帝旣卽位。覃慶於天下。大臣百官竝進爵秩。賜恩於存亡。而宗室諸王亦畢加贈封。於是中書言安懿王禮不可與

諸王同請議。所爲追崇典禮者。帝謙抑未敢違也。旣禫除。下兩制。禮官衆相視未發。知諫院司馬光奮言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王安準贈期親尊屬故事。疇以高官大國爲當。衆讓。令起草。具草言先王制禮。尊無二上。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是以秦漢而來。帝王有自旁支人承大統者。或推尊所生之父母爲帝后。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又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祇承天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推聖明。授以



大禘者也。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統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於陛下，雖天性之親，有顧復之愛。而陛下所以負宸端冕，富有四海，使子孫萬世相承，不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竊以爲王宐準先朝封<sub>期</sub>親尊屬，疇以高官大國，而譙國襄國仙遊，竝封太夫人。攷古今爲宐稱，草成學士王珪命吏以光手所草爲案存之。中書言故事，贈官及改封大國，制策命有令式。制當曰：某可贈某官，追封某國王。冊當曰：皇帝若曰：咨爾某親某官某，冊命爾爲某官某王，而王於上。父也。未審制冊何稱，及名與不名。願下兩制禮官詳

議。珪等覆議言：王於仁宗屬稱兄，皇帝宐稱皇伯而不名。時參大政歐陽修柄議言：按儀禮器服傳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服。碁又據開元開寶禮，皆云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齊衰不扶碁，爲其所後父。斬衰三年，是所生所後，皆稱父母。而古今典禮未聞有改稱皇伯之文。又歷簡前世，以藩侯入繼大統之君，不幸多衰亂之世，不可以爲法。惟漢宣帝及光武盛德之主也，皆稱父爲皇考，而皇伯之稱，在古無稽。乃具古今典禮，及漢宣光故事，并錄皇伯之議。下三省與臺官集議，而臺官持初議甚力。至詆中書違經叛禮。

忘先帝爲負。遂罷議。

初帝以太后意拂，命罷議。臺官

禮連年不決者甚多有之，此事體至大，况人主謙抑，已罷議，令少需，當有何過而必論列，於是持不下，而臺官愈益恚，引董弘朱博事，劾參政修，首開邪議，妄引經據，陷陛下於過舉，請下修於理，且正首相琦傳會之罪，時兩制與臺官翕然爲表裏，諸以皇伯議爲非是者，有一言，卽其指爲姦邪，中書患之，酌具詔草上，畧云：濮安懿王，朕本生親也，羣臣咸請追崇，而義無爵父，其令中書門下，卽瑩爲園，卽園立廟，王子孫歲時奉祠，帝覽之，畧無難色，曰：甚善，朕白太后行之，會南郊，臺議稍息，而帝以未白太后未卽行，明年正月，臺議復作，中書將前所呈詔草復進，乞降詔，是夕，忽內侍降太后手書云：濮王許皇帝稱親，正稱皇，妃稱后，與中書前所進詔草語絕異，是日琦以祠祭致齋，惟魯公亮歐陽修在省，讀之相顧愕然，請就齋所召琦同取旨，琦至前對曰：臣願盡其愚，未知可否，帝曰：如何，琦曰：今太后手書三事，其稱親事可奉行，而稱皇稱后，乞辭免，別降手詔，以臣等前所進呈詔草施行，帝欣然允行，而臺論顧愈激，呂誨言：長君臨御，

萬幾出宸斷，何必假母后之命，鉅公議之日，政府雖巧飾百端，終爲負先帝之恩，虧陛下之議，違典禮而失人心，皆繳詰待罪，於是誨純仁呂大防范鎮傳本堯俞皆罷，詔具事本末，榜朝堂，而崇封之禮竟寢。

禮官重太宗之議，固正而稱皇伯亦非質經文中書

本生親之文，固禮經百世不與易也。臺官聚訟，至詆

名德元老，以扶其說，而快其直，過矣。熙寧初歲，當親

郊，詔兩制議兩制禮官，具按王制，畧三年不祭，惟祭

天地社稷，爲越絛而行事，以謂當郊而請郊，而景靈

宮禮神諸所用鹵簿鼓吹，及扈駕諸軍樂，皆備而不

作，從之。比郊，帝齋于郊宮，罷游觀，幸苑囿，百官肅穆

焉。先是仁宗初，真宗祔廟，有司言禮：天子七廟，親廟

五。祧廟二。而僖順二祖當立祧廟。迭遷。判太常。宋祁言。鄭康成一家之說未足據。自荀卿王肅等皆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降殺以兩。則國家七世之數。固不主康成之說也。僖祖至真宗。方及六世。不立祧。周漢每帝各立廟。晉宋來多同殿異室。國朝以七室代七廟。相承已久。不可變其神。御法物寶蓋鉤。牀。請別爲庫以藏。自是室題廟號。建神御庫焉。及仁宗升祔。禮院請增廟室。禮官抃等以爲七世之廟。據父子昭穆而言。兄弟昭穆同。不得爲世數。國朝太祖之室。太宗稱孝弟。真宗稱孝子。太行稱孝孫。而禘祫圖。太祖同昭位南向。真宗居穆位北向。請增爲八室。儻天子事七廟之禮。禮官盧士宗司馬光以爲太祖已上之主。雖屬尊於太祖。而推漢魏之制。過六世則遷。故漢元之世。太上廟主。瘞於寢園。魏明之世。處士廟主。遷於園邑。晉武祔廟。遷征西府君。惠帝祔廟。遷豫章府君。蓋太祖未正東向之尊。則上祀三昭三穆。備七廟之制。太祖正東向之位。則并昭穆而七也。大行皇帝祔。卽僖祖親盡當遷。抃等持不可。復議言。周以上太祖非始受命之主。特始封之君。既百世不遷矣。僖祖雖非始封。亦廟始祖。廟數未過七世而

遷之。古無其比。寢不遷。至英宗祔。乃遷藏。熙寧中。相  
安石言。臣聞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先王廟祀之  
制。有疎而無絕。有遠而無遺。商周之王。斷自契稷。非  
簡譽以上而遺之也。以自有本統相承故也。若夫尊  
卑之位。先後之序。則子孫雖齊。聖有功。不得而加其  
祖考。此萬世之通道也。本朝自僖祖而上。世次不可  
得知。則僖祖有廟。與契稷疑無以異。今毀其廟而藏  
主於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祔於子孫。非所以順祖  
宗事。亡如存之心也。下兩制詳議。於是學士元絳直  
舍人院許將等上議言。自古受命之王。旣以功德享  
有天下。皆推其本統。以尊事其先祖。故商周以契稷  
有功於唐虞之際。而祖之。謂祖有功。非謂必有功而  
後祖也。如必以有功而爲祖。則夏后氏不得而郊。鯀  
矣。太祖初受命。立四親廟。自僖祖而上。世次不可得  
知。則僖祖之爲始祖無疑。儻謂僖祖不當比契稷爲  
始祖。是使天下之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孫得以功加  
其祖考也。禮無不順。傳曰。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  
廟之主。皆升食於太祖。誠尊祖也。今遷僖祖之主。下  
藏太祖之室。則是四祖祫祭之日。皆降而合食。不順  
莫大焉。謂宜存僖廟爲祖廟。於禮意合。而學士韓維

等別議言。昔者先王既有天下。迹其基業之所自起。奉以爲太祖。所以重天命之本始也。正考父作頌。追道契成湯。高宗著商之所以興。子夏序詩。稱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是也。後世有天下者。既特起無所因。故各遂爲其一代太祖。所從來久矣。太祖皇帝。靖大難。垂統功德。卓然爲宋太祖。無可議者。僖祖雖於太祖。爲高祖。而仰迹功業。未見所因。上尋世系。又不知所始。似未可引契稷爲比也。矧今廟室於古。殊制古也。異宮。今皆同堂。而西夾室。實在順祖之右。無嫌下降。請遷藏僖主。正太祖東向之位。天章閣待制孫固等議。以爲本朝之興。與商周異。商周之王。本繇稷契。契布五穀。稷播百穀。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蓋言德也。漢高以得天下。與商周異。故太上皇不得爲始祖。光武中興。不敢祖舂陵。而祖高帝。我宋之興。無周之后稷。而配南郊。不先之創業受命之主。此豈先王之禮。而近人情也哉。請特爲僖祖立室。繇太祖而上。親盡迭毀之主。皆藏之。當禘祫時。奉僖祖。權居東向之位。太祖順昭穆之次而從之。則僖祖之尊。自有所伸。此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者也。若以僖祖世遠。不可立廟。則周人別廟以祀姜嫄者。非歟。時天

子意頗主維固等議。而相安石持初議甚堅。下禮官。禮官衆從之。惟判太常張師顏、張公裕、梁燾等復議。言國家繇太祖。曾創洪禋。異乎商周。僖祖有廟。實繇太祖。今欲以有廟之始爲始祖。竊以爲過矣。况國初以議者不能遠推隆極之制。廟止四親。故僖爲高廟。若使廟數備七。則應上推再世。而僖祖次在第三。亦何在其爲始祖乎。唐韓愈有言。事異商周。禮從而變。建隆親郊。崇佑不及歷世。大祭東向虛位。則回祖宗已行之意。不可易也。必以藏主不順爲疑。請略倣周官守祧之典。唐興聖德明之制。築一廟藏僖祖神主。

大祭之歲。祀於其室。郊配仍奉太祖。順之大者也不聽。奉僖祖爲始祖。還廟饗祀。感生帝奉佑。遷順祖夾室。下禮官具儀行。是時天子加意神示。宗廟之享。設所建官。命樞密直學士陳襄等詳定郊廟儀。帝意以天地合祭。圜丘爲非典。而詳定禮文所官。上議言。臣謹按周禮。祀天神於冬。日至者。以一陽來復。爲天氣之始。故黃鍾爲宮。六變。而天神可格。圜取其形。以象天也。祭地示於夏日。至者。以微陰潛萌。爲地氣之始。故函鍾爲宮。八變。而地示可出。函取其容。以象地也。又大宗伯以禋祀。實禋燎燔。以祀天禮。以蒼璧。以血。

百史下編  
祭。沈蕤。謳辜以祭地。禮以黃琮。皆所以順陰陽。辯時位。而倣其形色。此二禮之所以異也。漢元始中。姦臣妄援大合樂之說。謂當合祭。而禮之失始此矣。陛下恢五聖之迹。作舉百王之廢墜。既罷合饗。則南北二郊。自當別祀。或以古齋居近儀衛省。用度約。賜予寡。故雖一歲遍祀。國不費。而人不勞。今齋居遠。儀衛繁。用度賜予廣多。雖三歲而郊。猶或憚之。况一歲而二郊乎。於是欲以三歲而迭祭之。臣竊以爲過矣。記曰。祭不欲䟽。䟽則怠。三年迭祭。是莫尊匪天。歷六年而始一親祀也。無已怠乎。記曰。凡舉大事。必順天時。二

至之郊。順之至也。捨是而從後王。非禮矣。惟陛下鑒聖哲而舉曠典。約儀衛以幸祠宮。均郊賚以給衛士。蠲青城不急之務。損大農無名之費。使臣等得講求故事。參究禮經。正儀注。謬譌。裁鹵簿。繁冗。以大篤恭。對越之意。成一代之典。下禮官議。分南北郊。而北郊不親祠。上公攝事焉。帝意以合宮所祀六天爲非禮。詳定禮文。所上議言。周禮有稱昊天上帝者。有稱上帝者。則天於上帝一也。其稱五帝。則昊天上帝不與焉。繇是言之。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與周禮所稱上帝同。非五帝明矣。易詩書稱上帝非一。

皆不可以五帝言。請罷五帝祠。稱古尊天配帝之意。制曰可。帝意禘為審諦祖之所自出。譜牒學廢。祖所自出莫可得知。宜可廢。於是詳定禮文所言。舜禹祖高陽系出自黃帝。故虞夏禘黃帝。以高陽氏配。商祖契系出自帝嚳。故商人禘嚳。以契配。周祖文王亦系出帝嚳。故周人亦禘嚳。以文王配。虞夏商周所禘皆以帝有天下世系自出者明。故追祭所及者遠也。藝祖受命。建四親廟。推禧祖而上所自出者。譜失其傳。而有司仍舊禮。三歲而禘。殺食於始祖。非禮矣。今禘禮當闕。必推見祖系所出乃禘。詔罷禘享。當是時。諸

郊廟釐正之文甚具

詳定禮文所言。記曰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又曰祭天地之牛角

栗配位亦特牲。書曰用牲于郊。牛二。是也。求儀註。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皇帝之位。各設三牲。俎非尚質。貴誠之義。請親祠。圜立方澤。正配位。皆用犢。不設羊豕。俎及鼎。匕有司攝事。亦如之。記曰郊之祭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禴用白木。以素為質。今郊祀簠簋。邊豆。皆非陶。又用龍杓。未合禮意。請圜立方澤。正配位。所設簠簋。尊豆。改用陶。仍用禴杓。夫祀天之有禴柴。猶祭地之有瘞血。享廟之有裸鬯。皆歆神之始。非謂於祭之末。燔燎昨餘也。至後世之燔瘞牲幣。於祭末而不知。致神於其始。是備於後而闕於先也。請南北郊。先行升禴。瘞血之禮。至薦奠畢。即如舊儀。於壇坎。燔瘞牲幣。北郊祭禮。地祇及神州地祇。為坎瘞埋。今建壇燔燎。非禮也。請祭皇地祇。祝版牲幣。金瘞於坎。無燎壇。燹寧祀儀。惟昊天上帝。皇地祇。高禘燔瘞。犢首自感生帝。神州地祇。而下無之。記曰。升首報陽也。昏為陽。則脅與髀為陰。可知矣。報陽宜以陽。報陰宜以陰。各從其類。請自今。昊天上帝。感生。皆燔牲首。以報陽。皇地祇。神州地祇。祇大社。大稷。凡地祇之



祭皆瘞牲左髀以報陰。古天子祭宗廟有堂事焉。有室事焉。按禮祝延尸入與權之後，王乃出迎牲。延尸主出於室，坐於堂上。始祖南面，昭在東，穆在兩，乃行朝踐之禮。是堂事也。設饌於堂，復延主入室，始祀東面，昭南面，穆北面。從堂上之饌於室中，乃行饋食之禮。是室事也。請每行大禘堂上，設南面之位。室中設東面之位。古者宗廟九獻，王及后各四，諸臣一。自漢以來，為三獻。后無人廟之事，相循至今。若時享，則有事於室，而無事於堂。禘祫則有事於堂，而無事於室。室中神位不在與上，堂神位不當與。有饋食而無朝踐，請室中設神位於與，東面。堂上設神位於戶外之西南面。皇帝立于戶內，西面。裸鬯是為一獻，出戶立于與前，北向。行朝踐薦腥之禮，是為再獻。皇帝立于戶內，西南行饋食薦熟之禮，是為三獻。以備古九獻之意。王制祭宗廟之牛角握，周禮小司徒凡小祭祀奉牛牲，天子之祭無不用牛。昔郊祀錄解宗廟社稷等祭，悉用太牢。今三年親祠而八室共用一犢，及禘享盛祭，有司攝事則不用太牢，非稱也。請三年親祠并時享，有司攝事，太廟每室金用太牢。古人君臨祭立于阼，阼主階也。人君蒞之行事，示繼體祖考親親

之義，且以尊別於臣庶也。今朝享太廟，設小次於殿下位之東，向設皇帝版位於廟東階之東南，西向。乃是古者大夫士陶祭之位，殊失禮意。請自今太廟行禮，金設皇帝版位於東階之上，西向，更不設殿下版位。及小次，古者薦新于廟，寢不十日，不出主，奠而不祭。今擇日而祭，非禮也。月令一歲間八薦，新開元禮加五十餘品。景佑中，禮官言：呂紀簡而近薄。唐令雜而不經，於是依詩禮月令外，增多十有七品。今刊定孟春薦韭，以卯羞，以葍，仲春薦冰，季春薦笋，羞以含桃。孟夏嘗麥，以晁，仲夏嘗黍，以雞，羞以瓜。季夏羞以芡，以菱。孟秋嘗稷，嘗栗，羞以棗，以梨。仲秋嘗麻，嘗稻，羞以蒲。季秋嘗菽，羞以兔，孟冬嘗栗，羞以鴈。仲冬羞以麇。季冬羞以魚。季春薦鱗，以應經。始唐有事于上

帝，則百神從享，皆遣使祭告。太清宮太廟，則皇帝親行。其冊祝曰：奏告謂告將奉，以醜也。惟南郊為正饗。天寶議以為告者，上告下之詞，非所宜稱，改稱朝獻。

朝饗而奏告之名遂廢。至宋冊稱恭薦歲事。於是先  
景靈宮朝獻。次太廟朝饗。未乃有事于南郊。太常丞  
呂升卿言。有天下者。莫重乎享帝。歷考載籍。未聞有  
祀天致齊。乃於其間。先廟享者也。獨唐天寶間。祀老  
子太清宮。將郊。以二月辛卯。先躬享焉。祀用青詞。饋  
用素饌。甲午。又親享于太廟。丙申。乃郊。終唐世奉行。  
論者以爲失禮。然考其初。致齊七日。自辛卯至于丙  
申。殆且五日。乃得雍容休息。以見上帝。爲猶愈也。今  
致齊三日。於大慶殿。而用其二日。三行禮焉。則其失  
彌遠矣。記曰。齊三日。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

何居。蓋先王於祭祀之齊。如此乎其謹也。今用一日  
之齊。以修大祀。未見其可。况非全日乎。以奉宗廟。則  
齋之日爲不足。以事上帝。則齋之儀爲不虔。殆未稱  
翼翼昭事之意也。論者曰。宗廟之禮。未嘗親行。故因  
郊展薦。不則愈流。失矣。臣竊以爲。七世聖神。儼在清  
廟。朝廷不時講行歲時親饗之禮。乃因大享帝。而用  
之。非臣之所聞也。謂郊禮空如故事。致齋於大慶殿。  
徑赴祠宮。官廟朝饗。竝乞寢罷。必欲至廟。亦止告太  
祖一室。以侑神作主之意。撤樂舞。以盡尊天致齊之  
義。而別修太廟躬祀之制。遇廟饗。則罷景靈宮朝謁。

之禮事。尼不行。自元豐分南北郊之祭。而北郊之儀。壹未嘗親行。元祐初。宰臣呂大防爲太后言。古郊祀必親。本朝祖宗直以郊必覃恩四海。大賚將士。非三歲行。則國力且屈。今皇帝臨御之始。當親見天地。而地祇不設。非禮也。乞下議。於是鹵簿使蘇軾上議言。昔舜之受禪也。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無地祇之文。武王之克商也。庚戌柴望。亦不言地。蓋古祀上帝。必并地祇言。上帝而地祇可該也。蓋詩序。昊天有成命。爲郊祀天地。此合祭之明文。議者乃謂始於王莽而廢之。非其質矣。後漢建武二年。制郊兆於洛陽中。爲重壇。天地位其上。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尚採用元始故事而行之。况於今乎。禮當論其是。固不當以人廢也。且議者欲天地之分祀。以爲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二。明堂饗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饗於宗廟。皆天子躬親。其他朝日夕月。四壘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祀之類。又皆親祭。是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命肇造。建隆初。郊先饗宗廟。乃祭天地。自眞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饗于太廟。是國朝之禮也。夫周禮親祭。如彼其

多。歲歲行之而不以爲難。今禮親祭如此其少。三歲一行而不以爲易。其故何也。古天子之出入也。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廟。非止時祭而已。蓋其時。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唯以賓祭禮樂爲政事。守此而天下自服。今世所行。三年一郊。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郊而肆赦。自后妃以下至文武。皆有賜賚。軍有優賞。皆非周禮。皆因之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於圜丘祭也。此何義哉。王者父天母地。不可偏異。事天則親之。事地則簡之。是子於父母有隆殺也。

或謂易以當郊。歲之十月。此非臣之所知也。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郊。天是又先地而後天也。且今所以議者。爲欲行周公之禮也。不知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之權。耶。以爲權而可。則合祭圜丘。胡然而不可乎。是時軾兄弟主合祭最力。從之者五人。學士承旨劉安世。主分祀。從之者四十人。詔今歲圜丘。依熙寧十年故事。設皇地祇位。申始見之禮。候親祠北郊。依元豐六年禮行。夫天地奠高厚之位。以綱緼判合而易行。聖人制禮。以崇報。因其法象。故天地之祀。歲十行。而分合饗。具有之。精之至也。宋三年一郊。於禮也濶。

矣。乃浮濫費不節，而區區於分合之爭，不已未乎。紹  
聖羣邪詆誣元祐，以為踵王莽謫事元后故事。阿宣  
仁而躋地合天，何其悖也。政和五年，用相蔡京議，作  
明堂于寢殿南，正臨丙方，近東，稱福德之地，為容悅。  
徙秘書省建之。京兼明堂使，日役萬人。再踰年而後  
成，而神告不饗矣。元豐元年，詳定八廟異宮之制，以  
僖祖為始祖，居中，翼祖、太祖、太宗、  
仁宗為穆在右，宣祖、真宗、英宗為昭在左，皆南面。北  
上，神宗、祔、禮、寺言七世八室，已有定制，請祔翼祖于  
夾室，祔神宗于第八室，自英宗上至宣祖，以次升遷  
從之。禮官李清臣建議言：哲宗升祔，宜如晉成帝故  
事，於太廟殿增一室，候祔廟日，神主祔第九室，詔下  
侍從官議。時清臣為禮尚書矣，論者多傳會，惟蔡京  
謂哲宗父子相承，自當為世，若不祔遠祖，則三昭四  
穆，與太祖之廟而入，陸佃、曾肇等亦謂古無八世之

廟，宜上遷宣祖，以合古三昭三穆之義。清臣辟說甚  
力，帝遂從之。已，禮官請復翼祖、宣祖，以備九廟。於是  
增太廟殿為十室，  
復翼祖、宣祖、馬。南渡拔蕩，宗廟無主，建炎初，祫享

祖宗于溫州。紹興五年，建太廟臨安。凡九世十二室。  
十三年，合祭天地于南郊，以太祖、太宗、竝配，而郊廟  
具建于臨安。自熙寧尊僖祖，而太祖列羣穆於人心，  
終不戢。至是，吏部員外郎董茶言：仰惟太祖皇帝受  
天明命，混一區宇，功德之盛，比周后稷。因時特起，擬  
漢高皇。晉魏而下，未有倫比。所安郊祀，宗配祫饗，東  
向。傳千萬世而不易者也。仁宗皇帝親行祫享，詔有  
司詳議太祖東向之位。是時在廷洪儒碩學，僉謂必

受命之祖。乃克居之。而僖順翼宣四祖親未盡。故大  
禘列昭穆。而虛東向之尊。意實有待。終不敢以非受  
命之祖而居之也。王安石用事。奮其臆說。尊僖祖爲  
始祖。肇居東向。蔡京祖之。爰立十室。循沿至今。大禘  
之歲。太祖尚居第四室。處昭穆之列。上無以當天地  
神祇顧歆之意。下無以答億兆臣庶尊仰之心。正厥  
違誤。宐不可緩。下禮官。太常寺丞王曾言。臣謹按宗  
廟前事。禮失之甚大者有二。則太祖之名不正。而大  
禘之禮不行也。古者廟制異宮。太祖居中。而羣廟列  
其左右。後世廟制同堂。則太祖居右。而諸室皆列其

左。禘享朝踐于堂。則太祖居東。而諸室皆列其西。饋  
食于室。則太祖東鄉。而昭穆位於南北。後世禘享一  
於堂上。而用室中之位。故唯以東鄉爲太祖之尊。若  
夫群廟迭毀。而太祖不遷。則百世不能易也。謹按太  
祖之稱本以廟之始祖而名。是廟號。非謚號也。我太  
宗嗣服之初。太祖廟號已定。雖更累朝。每於禘享必  
虛東鄉之位。以爲非太祖不可得而居也。熙寧尊僖  
祖爲廟之始祖。百世不遷。禘饗東鄉。而太祖常居穆  
位。名實紊矣。苟以熙寧之禮爲是。則僖祖當稱太祖。  
而太祖當改廟號。則雖三尺之童。知其不可。而太祖

不得東鄉。廟號徒爲虛稱。則行之百六十餘年。習而安之。抑何理哉。此太祖之名不正。其失一也。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記曰。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人知有父矣。大夫學士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矣。然有祫無禘。禘其祖之所自出。唯天子得行之。則禘王者之大祭。所以下別於諸侯大夫者也。國朝熙寧前。宣祖爲太祖之所自出。而猶在七廟之數。故以其合食當之。雖禘未能如古。然而不敢廢也。其後尊僖祖爲始祖。而僖祖所出之系序不著。故禘禮因廢。而宗廟之祭。遂至三年一祫而止。

則是以天子之尊。而俯同於三代之諸侯也。是大禘之禮不行。其失一也。臣愚乞斷自聖衷。定七廟之禮。成一王之制。自僖祖至于宣祖親盡之廟。當遷自太宗。至于哲宗。昭穆之數已備。安奉太祖神主居第一室。每歲告朔薦新。止於七廟。三年一祫。則太祖正東鄉之位。太宗仁宗神宗南鄉爲昭。真宗英宗北鄉爲穆。五年一禘。則迎宣祖神主享于太廟。而以太祖配焉。於禮經庶合議者。徒以奉安之所。祭饗之期爲疑。不知宣祖而上。正如唐之獻懿景靈宗奉聖祖之宮。亦德明興聖之比也。四祖神主安。放唐禮。祔景靈宮。

天興毀而太裕之歲亦即於其宮享之則既足全太祖之尊又足極追遠之孝矣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則是四親二祧止於六世在成王時以亞圉太王文王爲穆以公叔王季武王爲昭并太祖后稷爲七也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蓋舉其總數而言非謂七世之祖未毀也今宣祖已在三昭三穆之外當迭遷詔臺諫禮官集議不果行孝宗升祔吏尚書鄭僑等據以爲請諸儒樓鑰陳傅良皆翕然附議而相汝愚主之於是自昌陵祔廟踰二百年而後正太祖之位創一殿于大殿西曰四祖殿禮官

侍祠

景靈宮於大中祥符以聖祖臨降而名然本周廟有神御殿安先朝御容倣古原廟云

大禘實以玄鳥生商帝武降周無主名故以所自出之帝命之其義難知則天之際微也此後世祀感生帝之所始而祭法謬以嘗當之非其義矣

時朱侍講熹王

安石議狀條僖祖不可遷者有四畧言祖宗之主既不可下藏之子孫之夾室器事即遠有毀無立又不得別立新廟藏之天興則宗廟原廟不可相雜遇祫時別廟而享即幄而享又何以謂之恰乎竊詳議者特欲尊奉太祖三年一祫暫東向之故而實無益於太祖之尊徒使僖祖太祖兩廟神靈若相與較強弱於冥冥之中今但以太祖追帝之心推之在天之靈必有所不忍而不敢當矣况僖祖神主遷於治平未及數年而神宗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元祐大儒程頤議論與安石每異而論廟制則深以僖祖爲不當祧議者特以司馬光韓維之費人所敬信其議偶不出此



而安石以變亂穿鑿得罪公議遂堅守二賢之說并安石當取者而廢之我巳蓋尊太祖以東向者義也奉僖祖以東向者恩也義者天下臣子今日之願恩者太祖皇帝當日之心也與其伸義誦恩以快夫臣子之願孰若誦義伸恩以自濮議作而安懿王追尊即慰太祖皇帝之心乎

之與竟廢熙寧初臺臣復以為言韓魏公琦尚在位

言於神宗曰此臺諫必欲求勝稱皇伯而然願已之

先帝既不敢爵父陛下又豈容爵祖事遂寢高宗時

選太祖後宗室子侁子伯琮育禁中更名瑗封魯安

郡王已進建王更名瑋已立為皇太子更名春音慎詔

廷臣議子侁封爵號名戶部侍郎汪應辰議當定稱

皇子本生親帝內降言皇太子本生親可封秀王謚

安僖母張氏為秀王夫人而萬世禪繼之典卓然獨

當矣明年詔皇太子即帝位朕稱太上皇帝后稱太

上皇后退居德壽宮太子固辭讓不敢當趨殿側門

遂遁避帝問諭數四乃止於是上皇出御紫宸殿輔

臣率百官班殿門外拜詔畢上皇先還宮頃之羣臣

後入班殿廷內侍擁帝至御榻前帝却立不敢前當

坐輔臣率百僚賀帝起謝曰君父命出獨斷予小子

不得辭自顧榮然不足當大位羣臣頓首言上以大

德嗣大位最宜稱禮成太上皇即駕之德壽宮帝服

袍履步出祥曦門冒雨披輦行及宮門弗止上皇麾

謝再三。令左右扶掖還。退太息久之。曰。付託得人。吾無憂矣。已。帝日朝太上皇于德壽宮。辭。自是月四朝。以爲常。十四年秋九月。太上皇帝有疾。冬十月。帝罷朝。侍疾。赦太上皇崩。遺詔太上皇后改稱皇太后。帝號慟。擗踊。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宋自祖宗來。國大器公。除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素服終三年。及是。帝諭宰執。欲毋循易月令。如晉武。魏文實行三年喪。相。准言。晉武帝雖有此意。後宮中亦深衣練冠。帝曰。此當時羣臣不能將順之過。司馬光所以譏也。且自我復古。庸何傷。淮曰。御殿時。人主衰經。羣臣從吉。非稱也。

帝曰。自有等殺。乃內此。朕衰經三年。羣臣自行易月之令。小祥日。淮等復以請。帝流涕不許。衰經御輦。設素仗。詣殯宮。帝毀甚。軍民見者咸感泣。比禫日。百官請聽政。不許。引康誥。被冕服出應門。爲比。三表請許之。既百日。宮中猶麤衰。御延和服白折巾布衫。過宮則衰經而杖。比啓。攢帝服初。卷服。發引。毀甚。甲戌。虞既廟。祔。下詔言。前群臣屢請。雖有祔廟。勉從之旨。稽諸典禮。心實未安。行終制爲允。宜體至意。勿復言。時執政近臣皆主易月之說。諫官謝諤。禮官尤衰。心知其當。然而不能自盡。惟勅令所刪定官。沈清臣再上

書願力全聖孝示百官以刑四海。帝納用焉。孝宗崩  
光宗以疾不任。皇太子卽位。詔行孝宗喪三年。有  
司請易月外。循前制。用漆紗淺黃。朱侍講適召入。具  
疏言。自漢文短罽。歷代因之。使三綱淪喪。千有餘年。  
于茲矣。壽皇聖帝實始追復古。在易月之外。猶執通  
喪。陛下以世嫡承大統。承重之服。著在禮律。羣臣不  
能以遵明。易月之外。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使壽皇已  
行之制。復遂廢壞。臣竊痛之。今已往之失。不及追改。  
惟有將來。啓攢發引禮。當復用初喪服。則變除之節。  
尚有可議。望明詔禮官稽禮律豫定。不報。方熹上議時門人有

疑者。未有以折之。後讀禮記正義。喪服小記。爲祖後  
者。條。因自識於本議之末。畧云。準五服年月格。斬衰  
三年。嫡孫爲祖法甚明。而禮經無文。但傳云。父沒而  
爲祖。後者服斬。小記云。祖父沒。而爲祖母。後者三年。  
可以旁照。至爲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志。有諸侯  
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答以天子  
諸侯之服。皆斬。父在而承國。於祖服。固斬也。方上奏  
時。無文字。可簡。又無別文。可問。故獨以禮律言之。有  
疑。父在不當承重者。無他。證驗。但以禮律人情大意  
答之。心常不安。今見此。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  
害如此。向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所決也。咸淳二年郊議者以高宗中

興。請升侑禮官。洪熹等言。物無二本。舜郊嚳。商郊契。  
周郊后稷。所以原本始也。遠而尊者。配於郊。近而親  
者。配於明堂。所以明有等也。請如舊。從之。自三代廟  
制。其詳不可得聞。後世爲同堂異室之制。禮益紕繆。

朱文公熹著論言。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土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廟皆在中門之左。外爲都宮。內各自爲門。堂室寢垣。宇周焉。太祖在都宮中之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蓋同爲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爲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至其遷祔。則太祖百世不遷。商周之契稷是也。其宗無數。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數。亦百世不遷。殷三宗是也。餘三昭三穆之主。則以次遞遷。而各以其班祔。父昭子穆。而孫復

爲昭。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若武王謂文王爲穆考。成王稱武王爲昭考。蓋自其始祔而已。然至春秋傳。以管蔡郈霍爲文之昭。邲晉應韓爲武之穆。雖其旣遠。而猶不易也。凡廟門皆南向。主皆東向。及祫於太廟之室。則惟太祖東向自如。爲最尊之位。群昭入。皆列于北牖下。而南向。羣穆入。皆列于南牖下。而北向。南嚮者昭明。故謂之昭。北嚮者穆深。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左爲昭。而右爲穆。祫祭之位。南爲穆。而北爲昭。此祔必以班。戶必以孫。而子孫之位。亦因之以爲序也。漢承秦敝。不能深考。三代之

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爲都宮。以序昭穆。其後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毋起寢廟。但藏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後世不敢加焉。而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之制。自魏晉以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子孫。而更僻處於一隅。旣無以見其爲七廟之尊。群廟之禮。又上獻祖考。不得自爲一廟之主。以人情論之。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於此宐有所不安矣。我神宗皇帝。始獨

慨然詔儒臣討論舊典。將以遠迹三代之隆。正千古之謬。而未及營表。世莫得聞。秉筆之士。又復不能特書以詔萬世也。豈不惜哉。大都宋去古益遠。學士守經義者。往往滯偏文。隻辭不通於大方。而世異變時異。適禮當與時而宐之者。又膠定制而不知其極。其溺俗習苟安者。又麗雜卑瑣而不經。國大事大議。往往執所見自固。而互相陵高。卽聚訟不啻也。記稱讓而後對。孔誦其言不讓。史謂閭閻侃侃。得禮之容。斯

謂禮意哉。

張批曰。此段本結宋事。而三代秦漢隋唐併結。本言宋禮未善。絕不明說。於末數語

露之。在朱子本爲有叙之言。而入此編。則彌深渾矣。

宋初沿用唐開元禮。而劉

溫叟和峴扈蒙補輯遺逸通今事曰開寶通禮行之  
大都本開元嘉祐初知太常歐陽修請命姚闢蘇洵  
續續其事王開寶禮而紀其變禮曰太常因革禮元  
豐中學士蘇頌宋敏求等復以開寶禮及近所詳定  
分有司儀註沿革爲三門曰元豐新禮而韓杜程張  
司馬諸大儒始各緣天性人情之不可易者本三代  
遺意依時世爲節文各在在行之家南渡初高宗感  
晉武平吳後以廢禮而亂也卽捨攘中加意不廢迨  
孝宗時禮家如王普董荼等續編紹興大常因革禮  
以行朱文公熹居母憂自始死以至禫禫參酌盡變

因成器葬祭禮又推之冠婚而成編曰家禮冠禮則  
多取司馬氏婚禮則參司馬氏程氏喪本司馬氏後  
又以禮侍郎高閑抑崇之書爲最精多採用焉書成  
一侍子竊之亡去而未及有修改已欲取儀禮周官  
二戴記定爲王朝鄉國公卿大夫士庶人之禮以行  
而未克成編比疾革門人請後事曰用溫公禮乎曰  
疎書儀乎曰未問儀禮領之則知士器禮古經固萬  
世不能易也蓋熹沒而家禮書復出而近世尊其學  
類遵用其書其自叙曰三代之禮其官廬器服出入  
起居之制節皆已不宐於世世之君子有意乎禮或

遠其本而務其末。緩其實而急於文。苦其難而不能  
舉其要也。其困於窶貧者。尤患其終不能及於禮。熹  
之愚。蓋兩病焉。是以嘗獨究觀古今之禮。少加損益。  
爲一家之書。其大體之不可變者。則以謹名分。崇愛  
敬爲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畧浮文。敷本實。以附  
於孔子從先進之意。誠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施行  
之。古修身齊家之道。慎終追遠之心。庶猶可得復見。  
而國家崇化導民之意。或其有小補云。

函史下編卷十四上

